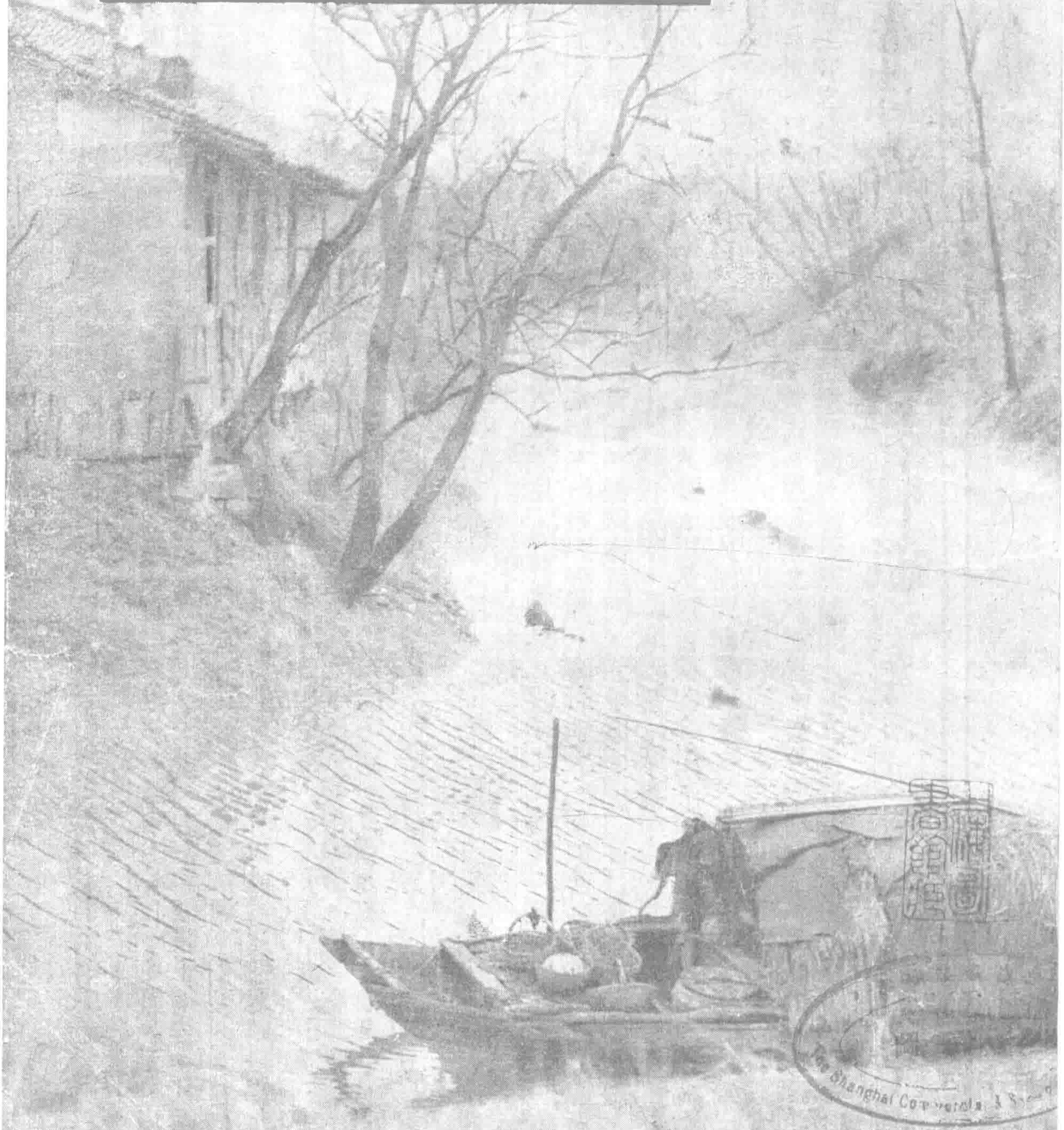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

第十六卷 第十一期

CHINA TRAVELER

Vol. 16 No. 11 November 1942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旅行雜誌休刊啓事

邇因最近各地交通阻梗本誌特約稿件無法遞到又以紙張印刷等原料告匱決定出版至本年終卽第十六卷第十二月號爲止暫行休刊凡長期定戶預定至年終猶未滿期者請憑定單向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本誌發行部領退餘款特此公告諸希亮詧

退款時間　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星期及例假日除外）

惠思道人新編命理神通序

丁福保仲祜

人莫不有生死之感。勞逸之殊。其苦樂順逆。皆受天地間大氣之溶化磅礴。順其氣之沖擊變化者。如順水行舟。日行千里。平穩而不費力。逆其氣之沖撞者。無異逆風駛船。不進反退。勞心勞力。事倍功半。甚者不避暗礁。危險難免。人之所以貧富殊途。壽夭不同。安危不測。勞逸頓異者。總不外乎爲天地間流行之氣所左右焉耳。夫人配天地爲三才。又爲萬物之靈。據各人誕生時之八字。以推測其順逆之來。貧富壽夭之大概。以及趨吉避凶之道。此即預知命運。精研命理之所由來也。吾友惠思道人。於命理之學。夙好深求。功顯術精。談言微中。壯歲埋頭著書。不肯售其術於人。後知者漸衆。偶經小試其技。接踵者盈門。近年知而叩門者日益多。其於此道。驗深學博。近編「命理神通」一書。共分六編。曰命理提綱。窮通變化。算命各訣。現代名人偉造錄。預言詮釋。八字字典。洋洋數十萬言。讀其「編輯微旨」。即知其爲研究人生哲學之大導師矣。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日　古稀老人丁福保識於滬上詁林精舍

惠思道人潛心講求命理。頗有心得。特此介紹。

邵樹華季實　吳縈鬯震修　同啓

命理神通編輯微旨八條

惠思道人述（電話八九〇六九）（振華里二號轉叫）

一、命理之書。自古至今。不止數十種。善本亦不少。但派別不同。見解各殊。初學入手。不免五花八門。目爲之迷。南針難窺。事倍功半者有之。昔年鄙人研究命理。深苦善本散漫。搜集非易。且記憶力薄弱。不得不用一番苦工。見善即摘記入册。以備吾用。寒暑往還。積稿盈尺。平日翻閱。殊覺有益。是書輯成。由摘記得者。十有六七。由新本及報章取選者。亦有二三。無美不收。無派不集。但鑒別仍嚴。不無掛一漏萬。祈識者教政。

一、是書以三命通會爲主。滴天髓闡微爲輔。星平會海。蘭臺妙選。淵海子平等書爲佐。凡古今名家著述。以及經驗所得。師友所指。莫不盡心採集。統計參考古書有二十多種，近年出版者。亦十餘部。可稱大觀。魚與熊掌。其味兼備。

一、是書共有三集。總成六編。第一集分兩編。一編「命理提綱」。詳述命理原始。五行及十二宮

變化性質。用神重要。神煞吉凶。都三十一章。乃命理基礎。十五章前。言淺意賅。所以引起讀者興味。十五章起。說理漸深。曲徑尋幽。非用苦功。不明所以。讀者須循序漸進。方能百讀不厭。一旦豁然貫通。自有樂趣橫生。

一、第一集，第二編，「窮通變化」。尤爲命理根蒂兼顧之樞要。更宜匠心細究。慧心觀察。自於運用之時。頭頭是道。路路可通。庶知含英咀華。其味無窮。是編共二十三章。合之前編。總計五十四章。是全書精華所集。惟近日工紙均高漲百餘多倍。全書出版。勢有難能。不得不拋磚引玉。先出此第一集。以後度情量力。再陸續付印。能得好友相助。禱之不朽矣。

一、第二集，分三編。一編，「算命各訣」。計六十五章。爲看命格局及論命入手。蓋八字微妙各異。其間難易不同。貴賤各殊。若不熟諳各式。焉能百戰百勝。讀者宜不憚煩瑣。虛心博覽。方竟其功。是編是寶塔結項。不可忽之。「知足自滿」。各學皆難進步。豈特命理耶。

一、第二編，「現代名人偉造錄」。選得五十人。皆出名家手筆。自元首以及軍政紳商。各界咸集。中外並採。男女兼收。爲批命繩式。更窺大局變化之由來。豐功偉業之所以成。時勢造英雄乎。英雄造時勢乎。一閱是編。自能油然起敬。心曠神怡。三編，「預言詮釋」。雖非長篇巨幅。但用簡潔之筆。察已往。測未來。試探各人悟心慧心之深淺。以副大時代中生存應具之觀念。

一、第三集「八字字典」。出前賢巨手名著。最注重日時。洵以人生順逆之判。中年晚年。關係尤重。日時管一生得失尤大。八字排出。將此「字典」翻閱。五分鐘內。便能洞悉各人貴賤壽夭。窮通結局。男女均靈。老幼皆宜。洵爲是書之結晶部也。尤爲看命批命。不可少之要籍。是集有十萬餘言。分訂兩册。觀此集後於命理神通變化。可謂止矣。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書之於命理。六篇咸集。利器大備矣。惟際此百物横飛印刷困難。非大有財力。殊難問世。期海內有力同好。出資相助。早竟其功。是命理與人生之大幸。豈特余一人心快已耶。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　惠思道人謹識（通訊處）上海馬浪路振華里九號（辣斐德路角）

惠思道人潛心講求命學。頗有心得。特此介紹。

邵樹華季實　吳榮啚震修　同啓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六卷 十一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孤舟……郎靜山……封面

展痕處處

紀福州開元寺鐵佛……何敏先……五

地方描寫

南美的大國——巴西……康家橋……七

風箱峽……靖公……一一

旅程紀述

塞上行程錄(三)……藏園居士……一三

風土人情

緬甸獵奇錄(三)……漢武……二五

冒險獵奇

西印度羣島海行見聞(三)……祁信達……三五

爬山運動

爬山術……家艮……三一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五十一)……沁明女士……五一

名家小說

蒙面人(下集十一)……秦瘦鷗……五五

本期廣告索引（以首字筆劃多寡為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內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底封外
大東旅社…………12頁
百中堂…………6頁
汪裕泰茶號…………9頁
宏興大藥房…………23頁
金門大酒店…………10頁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6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30頁

廣告戶名　地位

惠思道人…………1,2頁
都錦生…………23頁

國外

馬尼拉

菲律濱旅行局…………24頁
瑞隆興…………54頁
新合美公司…………50頁

四六—二四二

紀福州開元寺鐵佛

何敏先

近十年來，我雖曾遊覽過省內外百多個禪林廟院菴堂寺觀，領略了不少佛像，但最大者，僅見到北平雍和宮內法輪殿，那尊用整棵沉香檀木所雕鏤高可七八丈的大佛，與山東濟南千佛山開元寺的石佛頭。其實據調查所得，在我國境內巨佛像還多得很。除上列外，甘肅燉煌有尊大佛，她的耳朵內可放一張方棹；四川嘉定烏尤寺中的石佛，她的足指上同時間可站幾個人；河北正定隆興寺，有高七十三尺的銅佛，東光普照寺有高三四丈的鐵佛，南皮馮家口捨女寺並西南廟前有高約二丈的鐵佛；河南開封鐵塔寺裏有高二三丈的銅佛，洛陽龍門賓陽洞高三丈的石佛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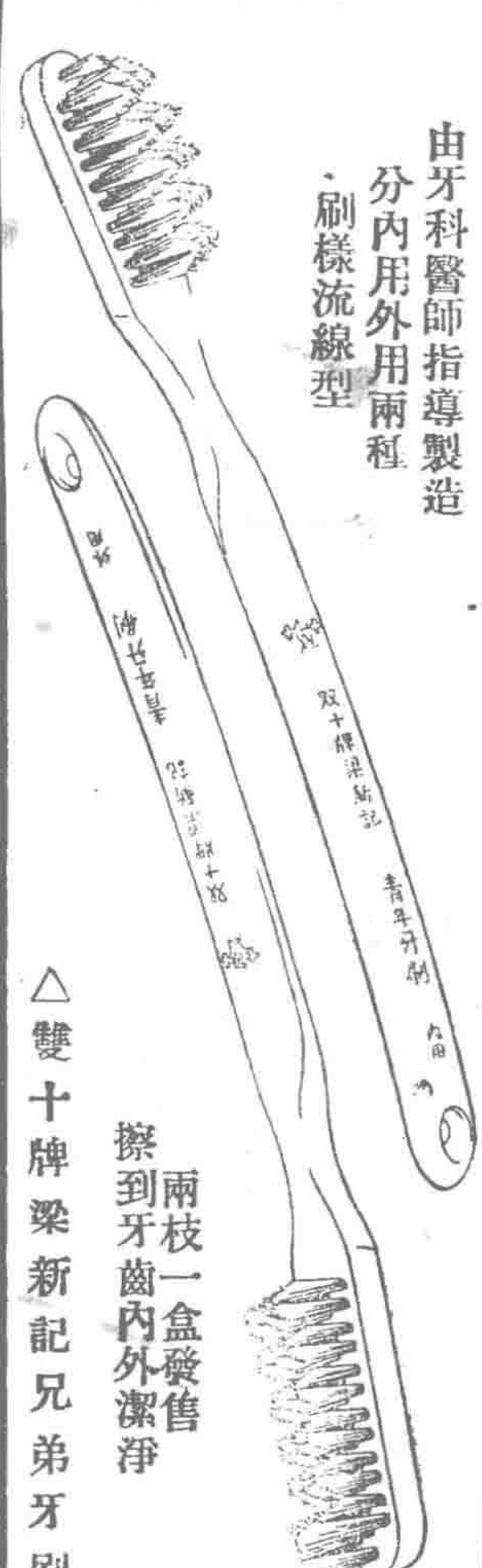
不過以上所舉的，盡是在省外，在我們自己的家鄉福建，恐怕只有福州市區鼓東路那個開元淨土寺重三萬斤的鐵佛吧？（在閩東寧德霍童支提寺雖可以看到合起來也有三萬斤的千尊天冠鐵像，但僅是一手抱起三十斤重的小佛，不足與他抗衡。）爲着她在八閩可算首屈一指的巨佛，覺得很有考據的價值，故特向該寺住持寶松和尙及知客僧等作長久的談話。據云，福州府志閩侯縣志均載稱位於芝山之南的這個寺，係建於梁武帝太淸二年，原名靈山，尋改「大雲」，唐初曰「龍興」，開元二十六年，玄宗令天下州縣各建一大寺以爲紀念，於是又改號今名。唐武宗會昌中，裁汰天下名寺，州存其一，卽此。後唐同光間，閩王王審知以鐵三萬斤範鑄彌陀像於靈芝二山之麓，就是在這裏。閱唐、宋、元、明、淸，以迄民國間，雖名稱界址代有變更，而莊嚴雄偉的實像，垂二千餘載而至今日，仍舊巍然在望，不能不算是一個珍貴的古跡。

寺中在從前有個聲聞數十里的洪鐘，（惜已移往鼓山湧泉寺）和一座開元塔，現已毀。宋謝泌詩有云：「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到了如今，僅存定光（白塔）淨光（烏塔）兩塔，矗立在于烏二山之麓，其餘大中塔，神光塔，安福塔（仙塔路）阿育王塔（南後路塔巷口）均名存實亡了。關於鐵佛的身世，本地父老所得，聽說係程知節（咬金）奉唐天子之命，來到福州復興此寺時所監造的，但不幸得很，到了淸光緒十八年，福州知府程祖福，因聞寺中有三鏍黃金，暗埋在鐵佛蓮花座下井中，因此見財心動，擅將該寺破壞。不料當其僱匠開始動工時，鐵佛殿上面的橫樑忽墜下一塊木頭，上書「興敗兩程，鐵佛萬載」，揣其意，大概是說，興於「程咬金」而又敗於「程祖福」，但我鐵佛總是永垂萬載。祖

福見此大懼，急令中止，然已觸怒於佛，致全家大小相繼亡去，而自身也生背瘡而死。因此福州民間就流傳這一支童謠：「開元三鑼金，金在鐵佛中，誰人得一鑼，裝佛連貼金。」有的說并非三鑼金，而是三部經文，究竟孰是，亦無從斷定。

又聞閩都別記中也說，陳靖姑閭山學法成功後，出來收妖，曾將白蛇斬爲三段，第一段即埋在鐵佛座下面的井中，其餘兩段一在古田臨水宮，一在本市七穿井中，到底

以上傳說，是否確有此事，尚待考證，姑併誌之。當時鐵佛雖未遭毒手支解其體，但後來卽被改爲閩縣監獄，想不到一個莊嚴的佛殿，竟一變爲犯罪的囚犯監禁處，同時佛身上閃爍奪目的金，亦被人洗去盜賣，換上一襲白色泥衣，大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概。這樣直到民國二十年，該獄因戰事被毀，佛像才他遷，去年閩海附近民衆乘地方紊亂之際，任意把門窗戶牖搬運一空，福州紳耆多人，不忍坐視其從此沒落，再三往請雪峯寺實松和尚下來保護。實松苦心渡過一百卅五天的難關後，才把這個富有歷史的寺院逐漸恢復，龐大一尊鐵佛也得以保留，實不幸中之大幸。現全寺經許多士紳之努力捐募一筆鉅款，大加修葺，已煥然一新，昔日之蛛跡塵封，也一掃而淸，周圍六十方丈的莊嚴佛像，寶相與另一尊二千斤重的鐵觀音，又復現於吾們眼前，殊堪欣慰。所少者僅昔日寺中高懸那幾句「古佛由來稱鐵漢，凡人但說是金身」的一對佳聯罷了。

雙十牌
青年牙刷

由牙科醫師指導製造
分內用外用兩種
刷樣流線型
兩枝一盒發售
擦到牙齒內外潔淨
△雙十牌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總行 上海廣東路
總廠 上海法租界

止痛聖药：立服立愈
天字牌頭痛丹

是頭痛唯一之救星！
提神補腦
立刻止痛
行銷廿年
著名全國


認明商標
謹防假冒
上海
百中堂藥房出品
總發行所
八仙橋黃金大戲院南首鈞福里

四六—二四四

南美的大國——巴西

康家橋

在南美的羣小國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首推巴西。它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改爲共和國因此今年輪到共和國成立五十三週紀念。

在建立民國以前，巴西——經三世紀葡萄牙的專制統治而宣告獨立之後——處於國王的統治之下。可是不像美洲的其他王國的實驗——例如墨西哥和海地——巴西王國並不是曇花一現的玩意兒。它前後曾歷七十五年之久。當葡萄牙的統治於一八二二年告終以來，有二個國王統治着巴西，這王政一直繼續到一八八九年的十一月十五日。由於武力政變的結果，國王彼得羅第二世被迫退位，亡命至歐洲，二年後怏怏不樂地死去了。

半世紀前尙是落後的默默無聞的未加開發而不衞生之國家的巴西，現在已成爲富於農產與礦產職業機會遍地皆是對移民富有吸引力而充滿輕易可開發之資源的國家了。

它的廣大是難以想像的，巴西的總面積是三百八十二萬五千方哩，這比不包括阿拉斯加的美國還要大。它的人口——四千五百萬——是南美任何一國都望塵莫及的。

在這裏實在有三個形成顯著之對照的巴西。首先是那受亞馬孫河及其他河流灌漑的廣大區域，那裏的氣候是那麼可怕，而叢林又是那麼濃密，所以至今日任何開發工作都歸於失敗。其次是那由高峻的錫拉杜馬山脈與大西洋隔開的中央大平原，這樣贍養着全國大部分的人口，並生產着大多數的富源。最後還有沿大西洋的狹長地帶，最闊處也不過是二三十哩，而有些地方僅是山與海之間的狹灘罷了。這裏有幾個著名的城市——首都黑約熱內盧，最大通商大埠的巴伊亞和要港伯南布哥。

自從建立民國以來，許是全世界最美麗之城市的首都里約熱內盧已經完全不失其固有的美觀而改變成蒸蒸日上的大都會。僅在不久前，熱帶病使死亡無數的地方，共和國當局已經在衞生設施上獲得異常的勝利。著名的巴西醫師克魯茲（Oswaldo Cruz）博士，實際上已征服黃熱病，數十年來這疫病的蔓延不知葬送了里約熱內盧的多少寶貴的生命。克魯茲博士最近擬成

富於野心的計畫，以便大形減少亞馬孫的大熱帶叢林地帶，那可怕的疾病所引起的死亡率。

自巴西改為民治國以來的五十三年間，里約熱內盧之南北的開發工作使許多幸運的國內外人士相繼致富。沿亞馬孫河一帶，數年來橡皮成為最大輸出品之一，終於由於人造橡皮的發現而趨於沒落。現在巴西橡皮的大本營馬諾斯已完全消失昔日的繁榮了。

里約熱內盧之南，索波羅州因咖啡事業的蓬勃興起而市面蒸蒸日上。可是在這裏好景仍是不長的。咖啡事業的衰落來到了。然而索波羅的人民却是足智多謀的。現在他們又在富有希望地開墾他們廣大的咖啡田，他們的「紅土」——這在過去曾使他們成為巨富，在巴黎或紐約昂頭闊步。並且唯恐再度蹈全軍覆沒的覆轍起見，他們已經設法除咖啡外另謀出路——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種棉業和織造業。

索波羅目下正在形成巴西的製造工業之中心的途中，以便竭力減少對於舶來品及外國資本的依賴性。然而美國及其他外國製造商仍舊從巴西人身上賺着錢。並且美國政府不惜對巴西作巨額貸款，深信巴西的政治關係及商業關係將因此而改進。無疑地美國投資家也曾在巴西損失了巨額的金錢。可是樂觀的巴西人依然相信在他們國家的前面橫陳着光明的前途——這同時也是其他各國商業專家的觀測。

美國可說是巴西最大的顧客。巴西咖啡的大量產額大部分運到美國，變成數千萬美國人早餐檯上熱氣噴噴的芳香飲料。

巴西人極喜歡自誇他們的國家，可是他們却用着一種巴西人所特有的有禮貌而可愛的態度自負着。在南美再沒有比巴西人更溫文可親了。再沒有比他們更不易激怒的人民了。等到其他的南美人憤怒之餘正要動武的時候，他們還是泰然自若呢。

在里約熱內盧好像誰都和每一個人日夜保持非常和睦的關係。誰也沒有匆忙之象。在店家購物總是出以逸閑的態度。公共汽車的車夫一看見你們打招呼就會把車停下，好像車上就是少着你一個乘客。銀行職員把支票兌現時向你微笑。侍者把茶點搬來時也對着你微笑。

和巴西人的隨遇而安的哲學及愉快的態度並行着的是他們的惰性。一般巴西人都善於說話而不善實行。他們所擅長的是在家裏製造理論，一說起實行就畏縮不前了。政治對於他們只是在咖啡店作為談助的問題，而不是什麼增進公眾福利的工具。

「巴西人同樣懇摯地欽佩英國的議會制度和愛因斯坦教授的相對論，」一個諷刺的研究巴西史的英國史家說，「可是他們對

於兩者的理解程度是相等的。」

除了阿根廷以外，巴西可說在過去五十餘年間進步之速遠非南美任何一國所及。巴西最初的移民有着開天闢地的冒險精神；他們的一部分後裔所聚集的財富簡直有稱爲大富豪的資格。當然有一些巴西人忠實地表現着自負的國民性，公然輕視阿根廷的進步。他們宣稱，巴西雖是南美洲共和國中歷史最短促者，可是在一切方面勝過南美其他各國。

然而巴西的政府僅是名義上的民主政府罷了。今日在范葛斯（Getulio Vargas）博士的統治之下，巴西實施着五十餘年前達瑪西加元帥推翻彼得羅第二世時同樣的獨裁政體。

可是內閣並未使巴西蒙受嚴重的影響，它實在太富裕了，而它的人民也實在太樂天了。

「我們是南美中最前進的國家，」他們依然對遊客們這樣說，——即使當槍聲在里約熱內盧的街巷間響着的時候。當狄奧多羅斯福（美國第二十六任總統）在這裏的時候不是說過，十八世紀屬於歐洲，十九世紀屬於美國，二十世紀將屬於巴西麼？他是對的。我們是幸運的寵兒。請你再喝一杯我們的咖啡。這是全世界最好的。巴西的一切沒有不是最好的。上帝是一個巴西人呢。」

××× ×××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四六—一二四七

金門大酒店

房間佈置　雅潔舒適

餐廳設備　富麗堂皇

禮堂裝飾　莊嚴華貴

侍役服務　靈敏週到



SHANGHAI'S LEADING HOTEL

LUXURIOUSLY APPOINTED—MODERATE RATES

DAILY AND MONTHLY ARRANGEMENTS

ALL ROOMS AND SUITES
WITH
PRIVATE BATH AND TELEPHONE

104 Bubbling Well Road, Shanghai
C. U. A. Building
(Commanding The Entire View of the Race Course)
Tel. 90010 Cable Add. "Facital"

上海靜安寺路一〇四號　（跑馬廳對面華安大廈）

電話九〇〇一〇　電報掛號七〇二四

四六一二四八

風箱峽

靖公

巴東三峽，宇宙之奧區，氣象萬千，莫可名狀。夔峽綿亙不過三十里，而巉巖峭壑，俯瞰江流，窟宅蛟龍，行旅動魄，尤勝於巴巫，非至其地，不能彷彿其萬一也。風箱峽在夔峽北岸，僞名棺材峽，舟航經過，仰而翹視，有洞穹然，高出江面可七八十丈。卽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洞高於江者猶五六十丈，上不重巔，下不抵地，巖壁陡絕，人迹之所難到。相傳禹疆洪水，開鑿夔門，誅除凶惡，置諸洞中。或又謂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諸酋長之不道者，凡數十人，斂藏於此，其說皆無據，府志所不載。然棺槨骸骨，固實有之，上古之世，棺葬之制未備，似後說差爲近是。此神秘之窟蘊藏不知幾何年歲，迄無有人一探之者。清光緒末葉，附近居民樵採，偶動好奇之念，自巖邊縋而下，攀藤附葛，蛇行而入，則見洞中殊寬綽，向所傳古人遺骸，纍纍然疊架至數十棺之多。自此傳聞之辭，乃能徵實。奉節縣治距洞十數里，有文昌閣位於縣城東南隅，據地甚高，杜工部有「夔府孤城」之句，視之如在天上。閣依城建築，以女牆爲垣，赤甲白鹽，雄踞東南，大江奔流其下，「八陣圖」遺蹟隱約可辨，蓋夔城絕勝處也。吾友潘藹初孝廉習敎其中，僦屋三楹，圖書插架，雅愛撫七絃琴，所蓄古琴十餘張，皆非常品，其名「雪夜鐘」者，宋後疊山物，蛇跗斷紋，古香古色，偶一撥弄，音韻清越，潘君尤所珍賞。聞樵蘇之言，有動於中，以爲古人附身之具，皆有桐棺，千百年來良材不壞，若斲爲琴，或當出於宋琴之上，然未敢發也。同時有陳君（忘其名字）曾之茂才，與潘君同嗜，並僑寓閣中，習聞其說，歡欣贊嘆，踟躕累日，卒覓知所樵採者，取得前和一事至，木紋細密作金紅色，眞南山百尺之桐也。大喜過望，乃益募人從樵子往，鑿棺倒屍，舁歸棺蓋一片，長幾及丈，據從事者云：棺中屍骸皆成白骨，髑髏大如五斗栲栳，迥異常人，歸時不及掩瘞也。陳君得之大慰，顧棺藏石洞中，不見天日，陰森潤濕，若初發於泥淖間，曝之庭除，乃時發異臭，中人欲嘔。此千百年陳死人，附身一棺，何以尙有遺臭，又理之不可解者。陳君因是雅興頓減，俟其乾而斲之，夔埠斗大，街市宣傳，事聞於邑宰侯君，以陳所爲，深駭物議，開棺論抵，律有明條，遣役逮繫，罪且不測。潘君奔走，挽諸縉紳羣爲緩頰，乃從寬罰，薄施夏楚，棺木仍還置洞中結案。陳君懊喪欲絕，方謀他徙。君故有嗜好，一夜偃蹇短榻間，恍惚見一偉丈夫，排闥而入，以巨靈之掌力批右頰。陳君狂呼，潘趨視，則見陳右頰腫起如桃，痛不可忍，數日方平復，而既受官刑，復遭陰譴，神色日益不寧，不數月卽奄然物化。此清光緒丙午年事，余客夔時所目擊者。自此風箱峽則洞口雲封，無復敢有問津者矣。天地之大，怪怪奇奇，何所無有，豈不異哉。

塞上行程錄(三)

藏園居士

余就訪開尊，以此寺傳燈久著，衣鉢廣延，則聖蹟之留貽，統緒之緜遠，宜有載籍以紀源流。據言，舊有寺志，然原爲藏文，頗難譯述。攷其開闢，當在明清之交，異兆靈徵，傳者非一，而寺志固未有明言也。嘗聞教中所述，開山祖師既修正果，遂發神通，因循陰山而西，隨緣卜地，用建道場，先後三遷，咸以勝緣未至而去。其後至此，人多信奉，遂誅茅暫居。適鄂爾多斯部準格爾台吉游獵入山，就師求食，師松下支銚煑茗以進，羣從爭索，迭進百椀，而銚水尙盈。台吉異之，叩師所願。師言欲就山創寺，而獨力難成。台吉語師曰：吾聞淸兵追察哈爾汗甚急，旦夕西來，鋒銳殆不可當，吾將遣使輸誠，而恐迫不及事，欲仗師神通，以三日達此書，若大事可濟，則檀施金帛，我獨任之。師慨然請行，如期返報。其後內蒙底定，朝廷於準格爾眷遇特隆，台吉既恪踐前盟，屬部亦爭修宏願，黃金布地，白蓮告祥，（五當召唐古特語謂之博特古勒，譯其意卽白蓮也。）遂成此璀璨莊嚴之聖城，而開山祖師亦永爲本寺之轉生活佛矣。以余觀之，夫飛一紙羽急之書，抵十萬橫磨之劍，免衆生於兵劫，實普度之本懷，論崇德報功之典禮，亦宜之，固不必侈語靈奇，轉爲世俗所怪也。

廣覺寺香火地幅員至廣，南北八十里，東西一百五十里，南界之石拐溝，北界至稒陽南山畢齊溝，東界至薩拉齊後腦包，西界至紫腦包。牛馬羊駝孳畜富衍，皆寄於山後各旗本山，養馬只二百餘匹，羊羣常年數逾十萬，昨冬大雪成災，耗失殊鉅，所餘尙六萬頭。蒙俗於所養牲畜，諱言其數，謂明定數目，將干神怒，恐有災害也。寺屋占地前後約三里，橫亙亦相等，僧房錯落上下，數十所，約千餘楹，現留寺喇嘛四百餘人，盛時多至千人。召內不留婦女，定制綦嚴，若攜家來謁拜者，當日卽去，或宿於召溝外，卽五當溝口，距本召已二十里矣。余曾披檢案牘，知管理此寺定制極嚴，每歲春秋兩季，軍署派員往寺中查喇嘛，按册點名，每屆將軍蒞任，亦循例親往察看，三年又特查一次。緣此寺僻在深山，聚僧衆千數百人，恐有滋擾也。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將軍貽穀曾有附片奏報，親往查閱

情況。其略云，自薩拉齊境石拐子入山行，迂紆數十里始達查廟宇宏闊，繚以僧房千餘間，盡是層臺，處處爲犄角之形，居建瓴之勢。寺前後百里內外，均屬廟產，供給不難，招致最易，一入冬令，遠近喇嘛以習經爲名，往往聚至一二千人，而其報部，不過循例分別喇嘛黑徒兩項三四百名而已。及到此詳加點查，仍是向來例數，聞前一二日，匿於山後，散布該寺地戶居多，密派人探情事屬實，由來已久，無足深詫。但深巖寂壑之中，據此形勢，聚此徒衆，廟產又足以濟之，不宜任其漫無限制。當經嚴飭嗣後內外各僧，不得過五百人之數云云。由此觀之，以山中一寺之故，而藩部定爲專條，季有報，年有查，甚至以軍府之尊嚴，亦必擁節騶車，以躬蒞其事，固由邊防慎密，別寓深謀，然亦可見此寺鼎盛之時，聲勢豪雄，盟旗景附，故以徒衆聚散之微，亦上動九重之耳目也。近年以來，自外蒙獨立，商販不通，賊匪橫行，各盟貧困，此寺雖地廣產饒，而今昔異宜，生寡食衆，當事者刻意籌維，差能自保，非復往時豫大豐亨之象，亦足慨矣。

綏遠盟旗各地，皆信奉黃教，其教亦源於宗喀巴大師，其行於內蒙，蓋遠在明代中葉。近代考史者謂，蒙古諸部之尊信黃教，自順義王俺答始，當時建有仰華寺，以奉達賴第三世鎖南嘉穆錯云云。考蒙文史冊，言阿勒騰汗（即俺答）中年後，以諸子壯大，可任事，已遂有厭兵之意，聞西藏有活佛曰達賴喇嘛，能懺惡業，修善果，遣使求其經典，廣度蒙民爲喇嘛，黃教因之盛行各地。適達賴第四世降生於蒙地，藏人命使來迎，汗出金玉珠寶駝馬數千，資送入藏，更發精騎二萬隨行，遂留戍藏邊。嗣藏人言戍兵搜掠行旅，入藏禮佛者爲之裹足，請撤歸，汗令退駐嘉峪關。未幾，達賴四世忽殂，汗疑爲藏人所害，起兵西征，聲言爲達賴復仇，藏人敗乞和，時明邊方有事，乃與訂約，令鑄達賴四世金像一尊，命貴人徒步賚致其父母家，原贈送之珠寶駝馬，如數責還，并遴選高僧二人入蒙傳教。藏人願如約，遂班師，而仍留峪嘉關戍兵以促其履約。其後藏中送金像至，高不盈尺，責以違約，則以等身之像不能徒步荷負爲解，其他珍寶牲畜視原數大減，汗亦無如之何。惟傳教二僧外，隨來徒衆多至百十人。諸部奉二僧爲活佛，並於庫庫胡同之南與西，各建一寺，處之。由是各處嚮風，開山建寺，黃教遂徧布於全蒙矣。明史亦稱俺荅受封後，請金字經及喇嘛僧，又於海南建寺，賜

額仰華，其事與蒙文史記載差違，以余測之，俺荅年老厭兵，信敎甚篤，其請經迎僧，當在藏僧入蒙之後，或欲兼得中朝經典，俾與藏文互爲參證耳。其仰華寺地址，新志稿謂即歸化城內之延壽寺，然據明史言，鎖南堅錯至青海建仰華寺處之，又有海南建寺詔賜寺額之語，是其地宜在青海之南，去歸化固遼遠，未可併爲一談。至謂藏中遣來之高僧，即今之嗒錫特呼圖克圖，其所居蒙語即稱之爲錫哷特召，康熙時賜名延壽寺，蒙文史所稱建寺於庫庫胡同之南，亦即此寺。蓋庫庫胡同本歸化城舊名，自明及今，蒙人尚沿此稱，其說較爲有據。是延壽寺雖非仰華，然綏遠黃敎之寺，當推此爲最古矣。

迴車入城，已屆九時，飯後，有李君孕育來訪，以字冊見示，題爲宋元嘉劉城所書，有梁武帝天監七年龍德殿題字，後有歐公諸人跋，年代渺遠，非愚昧所能識矣。

二十日十時始興，昨日疲困猶未解也。屬李巡官以電話告二里半村，屬其鄉長張儒來見，詢以四德堂地畝情形。蓋余於癸亥秋，與友人爲塞上之游，在包頭小住二日，時方置設治局，見其地爲西北筦轂，水陸要衝，因約守遐止菴蟄人合資數千金，置地數十畝，遂題爲四德堂。十餘年來，邊地不靖，工商未興，茲地遂棄置，不遑經營，余告張儒，以同人緣內外遠隔，經理維艱，意欲貶價讓人，渠允爲隨時留意而已。余初意欲詣南海子親行履勘，既經面詢，遂止此行。當時以游屐所經，私計十年以後，開發西北，此地實扼商業轉運之樞，不意時事遷流，征戰不已，城南新市雖分劃成區，而莽莽荒原，迄少營搆，坐視黃金擲於虛牝，亦可歎也。十一時答拜官商界諸君，惟晤商會領袖董君三五、世昌。正午至飯店，赴于院長、董會長、李社長三君之約，兼晤賀子和、昱功、孫紹三、煥基、朱希齋、賢五，皆本邑商界聞人也。坐談良久，一時半入席，又一時辭歸，急束裝行。三時抵車驛，鄭相臣、胡百生、李聚五諸君皆來走送，余以游蹤偶至，小駐行幨，而諸君雅意殷勤，連日既荷嘉招，復勞相送，道左拳拳，惜別之情，令人永誌勿諼矣。逾一刻車行，抵綏垣近夜八時矣。

二十一日，連日勞劬，臥至十時始起，踰午不出。幷卿來，攜土產物相貽，如營盤蘑、長壽米，皆嘉品也。寫楹帖，題小像，分贈本地諸友。靜亭來談，託其電致大同，告以行期。薄暮，地方法團公宴於麥香村，主人爲憲政會長潘箴四、秀仁，農會長溫芋僧、廷相，商會長賀

和厚秉溫，教育會長陳紹曾光祖。晤曾祕書長言，已電告大同騎兵團長哈子軍，屬為將護。郭榮二君來長談修志事宜，子刻乃別去。

二十二日侵晨子丹即至相助檢理行囊。八時赴古豐軒館中，諸人於此餞別，食羊肉紗帽（即燒麥）為歸化著名之食品，風味殊雋美。同人把盞相酬，為之薄醉。酒罷，就庭前攝影，藉以紀別。還寓少息，行李待發，李芷政廳長來電，屬稍待須臾，因命兩郎治裝先行。少頃芷政來，同車赴車驛。館中郭榮閻三君繼至，曾祕長袁閻二廳長，張監督，李會辦亦先後馳來相送。十一時車東發，下午七時抵大同，入客邸，與周邢二君相見。此後行程，則紀於北嶽游記中。余來綏垣，先後祇旬有三日，與諸君酬酢往還，情誼款洽，諮訪政情，考詢風土，咸傾懷相語，故於本省情況，雖未必洞曉源流，而大端固已略備。耳目所經，視簡冊所載，要為翔實可信，於異時修志之事，裨助良多。諸君之所以惠我者，實無涯涘。臨別依依，情深誼篤，詠桃花潭水深千尺之詩，感荷之懷，有非言語所能罄者矣。

二

余自出塞以來，遍游各召廟中，觀其制度，考其規律，言者多不能詳。及至五當溝廣覺寺，晤闊尊大師，知其深通漢蒙文字，於黃教經典，特為精習。住寺數十年，於召中學制等級事務職掌，皆所親歷，因就而咨訪，陳述至詳。余更旁諮博詢，參以志稿所載，粗得大凡。因略為條次，臚舉於後，庶後來言蒙事者，得以取證焉。

黃教制度大略　首述活佛名稱品次之別：按活佛乃蒙人尊禮國師之俗稱，其意即聖僧也。其地位本極尊崇，德望又復隆重，國家因錫以封號，遂為各部所頂禮，第其名品亦有不同，茲分述於左：

一　寶闍第譯為至聖之意，如西藏班禪額爾德尼，則稱班禪寶闍第，外蒙哲布尊丹巴，則稱阿爾寶闍第，若內蒙黃教中，惟明季大青山之白聖僧稱察格寶闍第，崇福寺活佛稱湍寶闍第，後此三百年中，各召活佛，未有錫此名者，其崇異可知矣。

二　呼土克圖譯為大國師之意，凡受朝旨加封此號者，皆於國家有大勳勞。如綏境延壽寺之錫哷特呼土克圖，崇壽寺之伊勒固克森呼土克圖，皆於清初有化導蒙部之功。陵壽寺之伊穆齋呼土克圖，以精於醫學，為內庭治疾而受封。宏慶寺之伊格寧呼

四六一—二五四

土克圖以邃於經典，爲國家設醮而受封。迨民國初元各召活佛，多有以翊贊共和而錫此封者，然蒙人視之不若昔年之崇貴矣。

三　班德達譯爲別派修成正果之意，就道行言，實閣第如至聖，此則亞聖也；就名位言，呼土克圖爲國家所封，此則敎中所封也；故其名貴，視前二者祇略亞焉。如大青山後之班定召，其活佛卽奉以此稱，因取以名其寺（班定卽班德達之縮音）所以標異於衆也。曾聞深於敎義者言，凡被尊爲班德達者，既精研黃敎經律之奧蘊，復兼具紅敎經咒之神通。傳言五當召開山祖師其募緣剏寺，卽大有神通，方寺之初成，適藏中班德達欲試其法，咒遣火蛇入棲殿幄，師舉手指之，蛇應指而枯。視蛇行處焦痕蜿蜒如線，時人駭其神異，羣奉以對音庫爾班德達之號，其後襲而弗替。今受呼土克圖之封，則民國初元所加也。

四　格幹達譯爲大智慧之意，蓋敎中以修成正果者，皆能不昧前因，故各召活佛，均得奉以此號也。

五　第雅齊譯爲隱居得道之意，綏境諸召，惟白聖僧之四大弟子始獲此名稱，亦活佛中珍貴難得之號也。

六　呼畢勒罕譯爲變化轉生之意，如道家換易宅舍之說，此爲最初覺悟之本能，在活佛諸稱號中，視爲初步云。

次述執事喇嘛中之名品：

一　掌印薩克扎喇嘛。自明季以來，黃敎盛行於藩部，其敎權所屬，可分爲四區：前藏達賴領之，後藏班禪領之，外蒙哲布尊丹巴領之，內蒙章嘉領之。綏遠地屬內蒙，自應屬章嘉統理，然定制有特殊者，卽統綏遠十五大寺，專設掌印扎薩克喇嘛以治其事，權力最偉，等於行政長官，不受章嘉之統轄。遇掌印缺人，例由十五大寺活佛及扎薩克喇嘛中，選名德尊崇者，由將軍副都統會咨理藩院題准方得補授。至民國二十年，經蒙藏委員會呈請以明令撤消此職，於是敎中行政之任，以七扎薩克喇嘛爲稱首矣。

二　扎薩克喇嘛，爲活佛座下掌理本召敎務行政之職，其屬於掌印者凡七寺，各設扎薩克喇嘛一人，卽無量、延壽、崇福、崇壽、隆壽、宏慶、尊勝七寺也。此外屬章嘉呼土克圖者，惟廣覺寺設有扎薩克喇嘛，其他寺未聞也。

三　錫迪達喇嘛，其職分略如寺中首座之意，多以退職之扎薩克及行輩尊老之達喇嘛處之，職任未爲重要，而禮貌則至尊

崇，藏語謂之赤貢喇嘛，如放頭之禮，扎薩克喇嘛及達喇嘛均不敢受，惟錫連達受之不辭。召中執事雖升至達喇嘛不得著紅色靴，惟錫連達可著之。至廣覺寺之赤貢喇嘛，恆兼領扎薩克或達喇嘛，位尊權重，冠於百執事，與他寺之僅示優禮長老者，其情事迥不侔矣。

四　達喇嘛，蒙語稱長官或首領皆曰達，世俗或稱爲大者非也。其制即衆僧首長之意，扎薩克以下，以此職爲最尊，各寺召皆設有達喇嘛以筦掌全寺徒衆及斂課財產諸事，然寺大事繁者亦得增設數人，以專任其職。如講經臺，誦經室，時輪殿，醫藥科等皆設一達喇嘛分領其事是也。

五　第德達喇嘛即達喇嘛之副貳也。凡寺已設有扎薩克，或一寺設有達喇嘛二人以上者，皆不得設此職；若寺大僧多，而限於定制，祇設一達喇嘛者，或因達喇嘛年高不勝繁劇者，皆得請於掌印扎薩克添此一職以協佐之。蓋因時變通非常制也。

六　達得穆齊此亦達喇嘛之副，但專以奉命承轉，綜理寺內事務，略如行政官署之總務科長耳。若年勞既深，亦可升授達喇嘛。

七　格司貴譯其文頗類監督之意，大凡寺置一二人，多或四五人，其任事不同，故雖同此名，而權責乃大有輕重。如經堂，禪房，食堂，法物等皆有格司貴以監理之。其總經堂者名爲薩克沁格司貴，當諷經大典時，全寺僧徒入篤供大經堂，上自活佛錫連達喇嘛，下至羣弟子，均屏息危坐以聽命，而薩克沁格司貴則在堂西南隅，巍然高坐，冠服煇煌，手御禪杖，金彩四棱，威儀偉岸，氣象崇嚴，一堂之內咸受指麾，雖名族貴人，無敢踰越規矩者，其執法之嚴可知矣。至其他格司貴，祇克恪恭奉職，視此蓋遠遜矣。

八　溫德扎篤供大經堂之首座也，專以敎授僧徒諷經爲職。凡領此職者，必經律淵深，記誦嫻熟，方克勝任。敎中規制，凡入篤供大經堂諷經，不得攜挾經卷，惟聽溫德扎篤開誦何經，即隨聲而和，故開堂數日，各經皆須闇誦如流。其諷誦之時，不特於經文須見强記之才，即梵誦之高下疾徐，聲韻之起落轉變，亦宜合於規律。其間節奏科範，更有振鐃吹角，拍掌擊螺諸式，尤應鏗鏘合拍，故

此職非教中之名輩大師不敢輕肩其責。寺中活佛及錫連達喇嘛對之尤深表崇敬，或誦讀偶有差誤，卽達喇嘛與薩克沁格司貴亦不得在堂指摘，蓋隱具優禮師儒之意也。

九　昂穆布寺中執事喇嘛，專理財計出納之事，居達德穆齊之下，承其命而經畫之，亦如官署之司計員耳。

十　小德穆齊卽達德穆齊之助理庶務者，或謂之博格穆齊，略如官署之事務員。

十一　小溫德札卽經堂副首座，亦稱爲第德溫札德。凡篤供大經堂誦經時，正中設活佛高座，次爲錫連達喇嘛與扎薩克喇嘛左右座，又次卽溫德札正副之座，俾分占徒衆左右長榻之上首。溫德札有事，則副首座代爲全堂誦經喇嘛之領袖焉。

十二　尼爾巴爲昂穆布之副，蓋昂穆布職在總司財計，尼爾巴則分掌催取散放募集核計，下至採辦什物，備置飲食，凌雜瑣屑之務，咸躬親檢點，大會或增至三四人，略似官署之庶務員焉。

十三　剛湟爾此類職任卑微，專任祇應佛殿之事，如晨夕香燈，殿堂喇嘛皆令其掌管。又必須分別經咒，曉習禮節，以便延接賓客。其供設物品應用法器，亦責其檢察，蓋寺中徒衆初應職事者，多屬以此事云。

十四　巧藝布亦佛前執事喇嘛，專任殿上設供物品諸事。此職雖甚細微，然求其勝任適宜，良非易事。蓋黃教中於設供一端，製作紛繁，規法嚴密，與中原寺觀不侔。其最視爲重要者，爲擺供品，其法用麥粉和水揉作膠泥，以手搏成各種物品，如寶塔，靈山，金城，玉殿，諸佛菩薩，寶像莊嚴，天龍八部，鬼神變怪，下而珍禽異獸，珠樹琪花，千形萬態，盡巧極妍。模胎既就，塗以香膏，敷以彩繪，擅五光十色之奇，抉鬼斧神工之秘，稱心而出，觸目如眞。其精妙之處，有非雕鐫圖畫所能到。尤可貴者，其摹擬人物，點綴景狀，雖極細微，亦咸與經典中故實相合，決非出於臆造，洵可謂良工心苦，妙技通神，匪尋常藝術所能比擬矣。故昔年各寺凡舉行盛典，必廣致名工，陳玆法供，萬人瞻禮，千里奔趨，遠近檀施，布金滿地，蓋卽此區區之微，亦隱助佛法宏敷之力。今則故舊凋零，此技殆成絕響。余游綏垣時，徧禮各召，其佛前所供，咸因陋就簡，粗具規模，無復精奇，聳人耳目者。嗚呼盛衰之際，良足慨矣。

次述喇嘛學業之等級名位：

一　設必納勒此初學之名稱，凡大寺僧徒衆多者，其幼童出家來寺，均授誦經講經之課，統名曰設必納勒，如內地之初高小學生也，其學期爲五年。

二　格不什凡爲設必納勒者，肄業十年，舉行畢業之考試，及格者稱爲格不什，略如內地之中學畢業生。願升學者，仍留寺肄業，否則授以職事，俾服勞於本寺，若外來附學之客僧，其去留聽之。

三　阿靈金巴，自格不什畢業後，更肄業十年，平時日習外月有程季有試年終有會考，或互相辯論。及畢業時，試驗規制尤嚴肅，由活佛與赤貢喇嘛臨場監試，及格者授阿靈金巴之號，略如內地大學畢業生之學位。每年甄取最上等三人，由活佛親授哈達，幷賜以唸珠，其唸珠百八粒，上綴以銀珠十枚，以示旌異。其中等則用鐵珠矣。此試入格甚難，故與選者人人視爲榮貴，各寺延聘講習經典，敎徒授衆，所至之處，咸以大師之禮尊之。每次畢業，前列三名，例須各具肴饌大宴寺衆，一食之費，累至千金，家寒不能具食者，戚族爲醵賀錢，以助成之。其爲蒙旗所重可知。聞五當召舊事，其宴時恆以寺中大釜炊數百人之食，釜底原有孔大如錢，學生炊飯時，如其人操行貞正，則入水不洩，否則底漏而飯不熟。其釜爲五當召創寺時募緣所鑄，最後有人來施錢一文，執事者以其戲侮怒擲之，其人言吾施雖薄，此釜或待此一錢而始成也。執事者不納，其人投錢爐中而去，及鑄成，釜底果有一孔，正如錢大，屢補終不就，遂留此異蹟，爲後人卜驗之準，亦敎中神話也。凡學生在寺服飾皆有區分，以辨等級，如初入小學時者，上衣下裙皆紅色，中學者裙紫衣紅，若大學畢業，則衣裙皆紫，至著靴之制，凡喇嘛皆着皮靴，若大學畢業任事寺中者，得着絨靴，不稍假借，蓋視此爲最高之學級也。至如進而研考高深之學，或旁求醫算專門之長，別有名稱，更詳左幅。

四　強爾記譯爲經律論兼通之意，地位尊如三藏法師，或爲巧爾氣卻爾濟，皆譯音之轉紱，亙有巧爾氣召（卽延禧寺）其祖師以精通三藏而得此位號，遂榜爲寺名。近年此號久未授人，亦可見敎宗之不振矣。又案黃敎學制中，尙有喇嘛巴者，其等級在

阿靈金巴之上，必其人於經典有闡明撰述之功，始獲喇棱巴之名，然後得升爲强爾記，然此稱惟西藏有之，蒙部知者亦鮮矣。

五　孟阿棱巴，此研習醫學畢業之名，蓋初級所授之學位，與講經期滿之格不什略等。惟綏境各召，專設醫科者絕少，其講經喇嘛有兼習此學者，俟其十年期滿，授阿靈金巴時，則兼授以此號也。

六　額穆齊，此醫學高深之位號，視孟阿棱巴爲優，蓋前者重在學術理論，此則精於實施療診。隆壽寺之活佛，號爲穆窩齊呼圖克圖，卽以精通醫藥而受此封號也。

七　菊勒海齊，此通習算術之名號。綏境各召，未有專設之科，亦懸此格以授講經僧徒，兼習此學者，其布算方式，用盤沙竹籤劃演，與中土不同，而推步計曆，頗能精確，蒙人極篤信之。

以上喇嘛執事僧徒肄學，其名稱品次，咸據聞見所及，證以志乘所載，撮舉其大凡，俾世人得曉習黃教之情狀。其他雜徒微職，亦有足述者，如世俗人民隸屬於召寺，服役於喇嘛者，蒙中稱爲黑徒，蒙語謂之哈勒設，必猶言在家弟子，以別於黃衣弟子也。考黑徒之原始，多由其本管王公，因篤信黃教，尊禮活佛，喇嘛以其所屬田地人民，撥歸召寺，用爲供養，於是自由之民，遂夷爲布施之品，舉其人之身家性命，妻女子孫，永淪陷於淫威之下，終身服役，永無解脫之期。凡黑徒之家，其資生耕牧之源，咸仰賴於膳召地而治理刑賞之權，亦操諸喇嘛，旗署無由過問。且其人天性愚樸，長依教門，崇信已深，故喇嘛對於黑徒，其剝削之方，暴戾橫施，初無顧憚而黑徒亦惟吞聲屏氣，視爲分所宜然，而不思解網脫羈之法。嘗聞諸地方賢達，有言黑徒之害，實有類前古酋長之風，不意世界開明，而奴隸之惡制，猶近在耳目而不能湔洗，使重見天日，斯亦吾輩士夫之恥也。余述教中雜事及此，深慨斯言，佛法以慈悲爲旨，黃教亦不乏明達之流，儻能幡然變計，革去舊汚，愁怨之氣，化爲和祥，亦邊地人民之福也。

凡黑徒在召寺有年，資勞漸深，得由活佛給以宰森職銜，蓋藏語僕役領袖之稱也。得此職名者，有冠服頂戴之榮，且有指揮徒衆之權。爲活佛御車者名曰韁郎沁，在儔輩中亦爲優職；爲活佛牧牛馬者名曰阿導沁，其爲召寺公中孳畜者，亦可獲此名；爲召寺

經營耕種田地者，名曰檀萊沁，蒙語謂穀爲檀萊也。其他雜役亦各有名稱，多不勝舉，姑述其執役略重要者數事，以見一斑耳。

黃敎舉行經會，爲大召寺最隆之典，每年咸有定期。夏曆正月望前後三日爲第一會，五月或六月望前後三日爲第二會，儀式繁重，自誦經外，有跳步戰，請洒崇，送巴令，邁達爾出巡諸事。三日誦經，皆端坐堂上，早茶午食，均由小格司貴提壺散放。入晚按級散給經錢。跳步戰者，乃舞蹈娛神之戲，或曰跳布扎，蒙語謂之跳切穆。跳者以服裝面具，製爲各種形狀，或作菩薩羅漢彌勒，或作沙彌，或作老人，或作天魔修羅獰猛之象，或作鬼魅骷髏怪醜之容。演時默誦藏文口訣，佐以梵樂，用爲步武疾徐之節，窮形盡相，惆目駭心，觀者爲之迴惑。聞此劇原由復仇而起，昔藏王達朗瑪者毀法滅僧，喇嘛逃竄入山，密謀復仇，僞爲舞蹈之戲，王聞而招之，乃藏弩於袖，跳盪方酣，衆弩齊發，王殞而敎復興，故今之舞裝仍存廣袖，所以誌也。請洒崇者，俗稱頂神，官蒙語謂之請沙嘉色，譯爲護法神之意。召寺之奉沙嘉色，猶沙門之供韋陀也。凡黃敎大寺，皆建洒崇廟，以供沙嘉色，其請神也，必附於人身，以問吉凶而決疑難，惟附體之人，必先爲選定，其選人之法，擇少年喇嘛數人，其生辰年庚與經典相合者，依次入洒崇廟默坐，別令人鳴鼓鐃，誦經咒，神靈降監其人，必有異徵，卽可決選。至請神之日，改御法服，銅冑鋼甲，佐以彩戟繡旗，秘咒既行，神卽來附，容狀威猛，運轉如風，由廟馳出，諸人誦經鳴鼓從之。先謁活佛，次入佛殿頂禮，出至廣庭，受僧俗瞻拜，然後巡閱全寺，論功過，施賞罰，執事咸聽受惟謹，巡畢返廟而罷。邁達爾出巡，亦經會應行之禮，蒙語之邁爾達，譯卽彌勒之意，其音由彌勒轉爲彌得勒，又轉爲邁達爾也。凡開跳步戰，事先奉邁達爾像於殿外，座像高尺餘，瓔珞莊嚴，迨步戰既終，擁像升輿，諸人推挽而出，神輿繡幔銀鈎，雕飾精麗，輿前懸引帛二，人長三丈餘，僧俗挽之以行，繞寺一周而散。若在省垣大刹，則必環巡舊城四郊，後乃齊集慈燈寺前，合行跳步戰一次，乃歸，其意謂以消災患而祓不祥也。送巴令爲敎中驅邪送祟之典，經藏中別有秘咒，專爲送巴令而誦者，凡經會既終，必以爲殿。其巴令也，製由巧藝布喇嘛，用麥粉乳油揉成形狀，高二三尺，上裝魔首，頂插一箭，染以茜草，置之經堂中。其上更懸降魔菩薩小像一幅，以示厭勝之意。喇嘛環坐誦經，以二人夾侍巴令，左右爲之添香注水，梵誦既畢，侍者捧巴令出，僧衆鳴螺伐鼓隨之，送至山門外焚化。如有沙嘉色伴送，至

焚巴令時，必向火發矢幷自烈燄騰身而過。聞此種送祟之式，青海西藏等處呼為達朗瑪，卽古代藏王毀敎者之名，敎中創鉅痛深，故卽取為惡魔之號，為法所不容者。由格司貴請於達喇嘛令戴紙冠衣紙服，更以烟炭塗其面，用送祟之法乘夜誦經鳴鐃擊鼓驅而屏諸門外，以示深惡痛絕之意。昔堯舜之世，畫衣冠而民不犯，若此者其猶有古風歟。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港漢滬
宏興大葯房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檀香絹扇　織錦桌毯
五彩壽字　絲織風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二馬路石路東首　霞飛路華龍路口
支行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

四六一一二六一

緬甸獵奇錄（三）

Nicol氏原著
漢武

土地與吃人肉

「這裏的土司制度是世襲的嗎?」

「是的，是世襲的但係幼子，不是長子，承襲名號和權力。」

「這一件事你知道了一定會感到有趣味的，就是在已開墾的土地和那山內私有土地，同那山谷內的土地間是有差別的。」白萊吉爾繼續着說。「在山內耕種產業是不被承認的。」

「喔，」我打斷了他「你說他們是社會主義者嗎?」

「啊，」可不是眞正的社會主義者，雖然土地是被當作屬於整個公社看待的。可是在山谷內私有土地，土地上種着稻米的，其情形却又相反而私人佔有是被許可的，但是這種土地，不能同任何公社以外的人分有的。

「到這裏來，」白萊吉爾說，領着我走到了村子的邊上。「你看見那許多山崗嗎?」他向那緬甸公路外的遠處指着。「那許多山上都有地坪，水是用導水竹管引上去的。」

「田地上種些什麼呢?只種稻米嗎?」

「喔，那裏!烟草，靛青，玉蜀黍，棉花和芝麻。此外你也可以看見有雅片種着，但是只種在屋子附近的小牆院內的。」

「喀卿人中間有沒有任何獵取人頭或者 吃人 肉的 風尙呢?」我問。

「近年來確實已經沒有了，」白萊吉爾回答說着。「雖然有一位樊頓隊長，他是九十年代時的一個著名探險家，曾經說喀卿土人的一個支族，叫做卡萊卡蒙人，或稱卡瑪斯人，他們有一種特異的風俗，就是他們吃老死親族的肉，雖然他們實際上並無任何其他吃人肉的形式。樊頓知道：當一個男子或女子到了年邁衰老時，他們的親族就集合起來，而將那個老人放在一種高高的竹輿上面，樣子同喀卿人建立起來恭奉家神的那種東西一樣，然後他們用一根竿棒將那老人一推，於是他就翻身跌了下去，當場跌死了。」

「天哪!」我說。「你說的話，眞是一種入於邪道的幽默了!」

「於是他們就將老人屍體分切開來，切成小塊烹燒吃掉了。」

只有親戚們和最接近的朋友們，才有被延請和允許他們幫助的資格。

興威的土司

白萊吉爾將孤街造成到這樣的快樂有趣，至於使我在平屋旅舍內逗留了三天功夫。第四天的早上，保爾和我勉强地準備出發到臘戍去，離此只有五十五英哩，緬甸公路卽以該處爲終點。我們同白萊吉爾一起吃早飯。

「我很抱歉，我不能陪伴你們同去，」我們的主人說。「可是我很樂於將我的朋友興威薩華巴（Sawba）介紹給你們。但今天這裏要開民廳會議，我要去出席參加。你們一定會喜歡那薩華巴的，我敢確定。」

「薩華巴是什麽東西？」我問。「是一種西瓜嗎？」

「薩華巴是撣邦土司的世襲稱號，」白萊吉爾解釋着說。「它的意義就是天主。全撣邦內這種土司共有百人左右，散佈各地，但是這位興威土司，却是全體土司中最富有的一個。他的稅收，到達一萬鎊，都是從人民那裏徵收得來的。人民對於他們的統治者，除了土司這個名稱以外，還別有一個名字。他們給題了一個密岳薩（Myosa）的稱呼，其意義是市鎮之吞噬者。但是我現在剛想到，今天或許是興威土司的休息日，所以我們恐怕不能見到他了。」

「難道他竟是一個忙碌得需要有一天休息日的工作辛勞的統治者嗎？」

「喔，不，他實在沒有多少事情，要他幹的。但是習慣的規律，規定他必須常常有一天休息日，於是他就去閉門反省，不接見任何來客。」

「據我看來，那眞是極聰明的一個辦法。這眞是一種避免接見你不願看見的人們的便利方法。」

「可是，你可以去看看他的王宮，」白萊吉爾勸告着說。「你們是要經過興威的，它是土司轄土的京城，雖然那只是一個小地方，可是你不能交替失掉那個王宮。王宮矗立在一座山崗上面，俯瞰全城。」

我們的行裝已經裝進在那福特車的後座內了，而老家就爬到那行裝頂上。他坐慣的位置上去了。他穿了保爾的一套衣服，比他身體大了二倍。他自己的衣服，在前一天給大雨打濕了，正在曬着。他那天到林中去遊玩，他對一個沒有言語學研究的聰明才能的喀卿少女，想敎她學習中文，而她同老家在毫未注意的時候，就突然遭到了一陣猛烈的驟雨。幾分鐘以後，我們對那位天下無雙

的主人白萊吉爾道了再會，便開動汽車，滾下山崗，穿過了孤街村，而出發往臘戍去了。

我在前幾天，拍得了幾個奇怪的彼倫土人婦女的照片，那幾個女人都是白萊吉爾的哨兵到山內去替我搜買得來的；而同着那喀卿土人舞劍的照片以及那頭頂上用帶縛着不漏水容器，非常安全的在河岸上走着的女人們的照片，我滿懷希望地的向前望着臘戍，想拍攝臘戍作爲我在緬甸路上旅行的最後風景站。

車行三刻鐘，我們經過了一片微微起伏的原野，橫展在那叢莽深密的羣山中間。天色非常怕人，但是雨已停止。我們到了興威。這是孤街和臘戍之間的唯一的一個市鎮，可是只能稱爲是一個村莊。有似白萊吉爾所已說過的那樣，土司的王宮控制着全鎮，但實際上也只是一座巨大的石頭房屋，裝配着波形鐵板的附添物。興威市內較有趣的建築物，却是那些聖廟，在那聖廟鄰近，都有千百年來滴着聖水的泉池。那種聖廟，其外表俱是奇怪的緬甸建築法設計，都像特化的石頭豐饒之角，環着錯綜複雜的雕刻物和裝飾物。鐘樓頂上，踞着一只細工刻鏤的金色籃子。但是那披屋的屋頂都用波形鐵板舖成，翼護在廟宇的兩邊，顯出了一種多少像華爾換雪安（Wool Worthian）形狀的超特的紀念碑那樣的形式來。草叢在那古廟的石塊中間長着。母牛則伸出了頸項在嚼吃牧草，泰然地自以爲它們是沒有煩惱的，我就架起了開麥拉來，想慢慢的爲自己攝了幾張精美的照片。但我剛要拍攝時，忽然有一個特別肥胖的和尚，全身裹在橙色布的褶衣裏面，突然從一間特別奇怪的披屋中間衝了出來。他誤會我要拍他的照片了。我剛拍好一張照片，想打從廟內的石迴廊後面拍第二張照時，大雨驟然猛烈降下，保爾和我就逃回到福特車上去了。

臘戍和古臘戍

我們開車駛行了一小時半，繼續只在那同樣的塵土迷漫的公路上駛過，雖然公路常常成爲一條大河，而不是一道大路。在將到臘戍的二十英哩外時，出乎我們的驚奇之外，而且也使我們感到快樂的，是那滿是雨水和塵土的公路已經完結，一條舖砌平坦的碎石路又開始了。最後，我們是在文明的邊界上了。在將到臘戍的十分鐘之前，我們經過了一座漂亮的廟宇，用潔白斑點的白石造成，盤踞在公路右面的一帶低低的山崗上面，過此我們就駛進城市本身了。

但是我們剛正駛到城邊上時，忽然是出於偶然，或許是故意搗蛋，我們的福特車忽然發起喘來，而我們被迫的停下來了。保爾

正在車蓬下面張望着時，不知從那裏來了二個孩子，怕羞地的朝汽車走來，他們可愛的二個小玩偶。一個是緬甸小女孩子，另一個是擇族小孩子。那個緬甸孩子，頭髮打了個小結盤在頭頂上面，在一把顏色鮮麗的陽傘下面，向我們張望着。她的朋友，那個小擇族，戴了一頂稻草編結成功的巨大帽子，挽着一只裝滿了雛菊的籃子。我高高興興的張大了眼睛對着那二個望着時，那個擇族小女孩，或許是出於神經上的衝動，抓起滿把的鮮花來，拋在我的脚上。

保爾對我嘻笑着。

「他們是在歡迎我們到緬甸來，」他說。

「我也這樣想，」我說「無論如何，這是非常之好的。讓我們將這當作一個吉兆吧。」

保爾當那汽車繼續在打喘時，懷疑地搖搖頭。「如果我們不能將汽車，立刻送進一家臘戍稱爲的汽車行內去，」他說，「那末你就要再討一個吉兆了。」

汽車顚跛的駛過了一片靑綠的草地，草地上零零落落的有幾家茅舍，顯然都是供給城市應用的平屋旅舍，而那緬甸公路到此便開闊出去，成爲一條廣闊的林蔭大道，樹木排列着，有當地土人的屋宇做了邊界。「你認爲你能夠找得到汽車行嗎？」我問。

「當然，」保爾說，「臘戍地方極小，小到你不會失去任何事物的。」

在那林蔭大路的盡頭處上，朝對着那城市的主要部份，就是火車站。我們旅行了七百英哩沒有看見一個火車站。「你覺得到蠻德勒和仰光去走一趟怎麽樣？」我問。

「我不去，」保爾說。「我寧願回昆明去。而且我們愈快回去愈好。我想我們明天早上，就應動身回去。我們不知道，這次大雨已將公路弄成怎麽樣了。」

轉了二個灣，駛過了一二道柵欄，穿過了村子——此村頗像孤街；不過較爲大些——我們便到了一家汽車行，這是那位慇懃的霍爾姆斯先生的總公司，他因爲嗅到了緬甸公路上有民用運輸，從我不知道的地方到了這裏來，設立了這家汽車行。可是民用運輸幷未開辦起來。霍爾姆斯毫不躭誤，便走到我們的福特汽車那裏工作去了。

「北去的汽車不多吧？」我同他攀談說。

「非常之少，除了條火車以外，」他懊惱地說。「可是有一天，這裏來了一個德國人。他是從仰光到這裏來的。他自稱是個新聞記者。他一路來此時，便坐在汽車上拍攝影片。但是走到這裏，就是他走得最遠的地方了。」

霍爾姆斯嘻笑了一聲。

「你什麼時候回去呢？」

「明天早上一清早，」保爾說。

「今天早上來的汽車夫們告訴我說，現在孟定附近公路已成爲一片泥海了。」

「啊，我爲了我們自己的緣故，希望他們是故甚其辭。」

「我也這樣希望，」霍爾姆斯陰鬱地說。我心中在想他是要我們留在臘戍，可以給他更多的修理工作做了。

我想在下午去拍幾張照。我需要一輛汽車，攜載我的開麥拉和用品。我就問有沒有出租汽車可以僱到。

「這裏有二三輛稱爲出租汽車的東西。牠們都是非常古舊的東西。你永遠不能知道它們究竟能走多少遠，或者能走多少時候。現在此地週圍一帶對於汽車的需要并不多。或許，當公路正式開辦民用運輸時，汽車的需要便會增多了。那就是我所把望的事情。」霍爾姆斯用蹙額來結束了他的話。

「說起來，我到那裏去可以兌換幾個羅比。」

「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個地方是到古臘戍去。那裏有一個中國人，他在當地經營一家汽油站，他永遠是有錢的，他或許能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轉身對着保爾。「你以爲我可以借用老家半天嗎？」我問。

「天哪，當然可以，你帶他走吧。」

「他現在在那裏呢？」我問。

「我不知道，或許他正在通往蠻德勒去的公路上四面張望等候一個緬甸少女哩！」

但是正在這時候，老家出現了，他從街角那裏轉過來，面上帶着展及他胖臉全部的微笑。他壓在一大捆棒形的包裹下面蹣跚的走着，那個包裹緊緊的抱在他的二臂中間。

「你弄來了什麼東西呀，老家？」

他將包裹輕輕的放在汽車行內的石地板上，解了開來，而驕傲地的將包內東西陳列出來給人看了——那是一頂從孟却斯特裝到亞洲來的，最大的和最黑的雨傘。

「天哪，你從那裏去弄來的啊！」保爾嘆了口氣說。

「這是我不好，保爾，」我承認說。「老家在昨天全身打濕以後，神情看來是非常的悲哀，所以我就給了他五個羅比，讓他開心起來。我也有些猜到，他拿了這五個羅比去怎麼用法——他自從第一次看見白萊吉爾僕人的那頂大雨傘以來，他就存下心了。」

「而結果將是這樣，」保爾嫌惡地說。「當我們回到昆明時，他一定會攜着這柄雨傘，四處昂然來去，直待城內的每一其他僕

人，都要殺死他才止。」

但是老家當他需要時他是懂得英文的，他將一只右脚舉起來，給我們看那剛在買來的一雙新網球鞋。他確是很聰明的。他已對那緬甸的店主們表顯出了他們在做一筆難做的生意時，他們只是一個中國財政專家手內的孩子們而已。

所以他和我就出發到古臘戍去了。我們坐了一輛道琪一九二〇年（一個大好的製造年期）的出租汽車去找尋那位可以給我們兌錢的油王去了。

油王將羅比換給我了。



爬山術

家・良

一個素來被我認爲飽學而富有理解力的朋友，坐在我所喜歡的一隻安樂椅上，膝上放着一本爬山照相冊，一頁一頁很有節奏地翻過去，突然地停止了。

「天曉得！」他咀咒地指着一張照片中正在爬山的一個人說。「你不能使我相信人家會做這種事情來取樂的。」

自從他開始翻看這些照片以後，我早就等着他說出這句話。不曾實際爬過山的人，似乎不能領會這種運動的偉大的誘惑。我的朋友一向對於這些表示欣賞，但是那張一個人「垂繩山」的照片委實使他可怕。我該承認那張照片的確足以驚人。照片中心就是爬山者，在那遼闊無際的地方，祇是他一個人。他所踏着的懸崖非常峻峭。他僅靠着一根細繩和一雙有力的臂，保持他的生命。簡言之，這使爬山看來較之實際情形更爲危險。

我的朋友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我所聽到過的事情中，這可算是最瘋狂的！你爲什麼這樣做？」

「我喜歡做。」

「眞是豈有此理！」他用鼻哼了一聲。

亦許他是對的。亦許爬山不是一種合理的運動。當然，我從來不能用適當的字句來表達它的驚奇和美麗——那當你手按着懸崖絕壁時，牙齒吹到了風和血液循環加速的感覺。要之，山居是爭取健康和自由的冒險。它簡潔忠實。它的成功與否，完全須視你有無能力把個人的機智去適應你的敵人——山——所製定的嚴峻的法律。相信我，這是絕對不能忽略的一些原則。

雖然歐洲人久已認爲爬山是一種妥善而高尙的運動，直至最近，美國人始暫有同樣的見解。但一般人仍以爲爬山運動太劇烈又太危險。這類說法是錯的——有些保留。

事實上，登山最劇烈的一部份往往是在達到某一地點。從這一點方能開始實際的爬山。除了極少的例外以外，在山巔附近沒有便利的旅舍或涼亭——這些在阿爾卑斯山上，是足以增加爬山樂趣的因素。如果你幸運的話，你能在山巖脚下的破頹的礦屋或孤立的牧場中找到一個可以躺臥的地方。然而，一般說來，你要把所有器具掛在背上，得到冒險的愉快底氣氛，用力地朝着目標前進。最後，你抵達一個適當的營址。你準備和急願趕往山頂，或許你這樣想。但是這裏正是你休息和補充氣力的好地方。

「山病」和暈船同樣的難以描寫，亦同樣的不舒服。它的一大原因就是在肺部尙未適應以前在稀薄的空氣中作過分的運動。非至你能澈底適應水土就是最普通

簡單的把一腿提起的動作，在你一定要化很大的氣力。因此，在你未正式爬山以前，應先做些較小的嘗試。

這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般初生之犢的爬山者，往往立刻出發拚命的向着最高可見的地點上爬，結果怎樣呢？大概在他們最需要有堅定的神經和平穩的四肢底時候，他們反而氣喘不絕，眼球突出發痛，雙腿發抖，肌肉遲鈍，胸部熱悶。那些衹靠着意志力前進的人，結果匍匐爬行，狀極可憐。更多人半途而廢，鎩羽而歸，他們就埋怨說爬山是瘋人的運動，衹適於膂力過人而智力不足的人。

爬山的成功，要訣在緩和及有秩序的前進，而不在躁急和迅速。要是人瞭解這些上述痛苦，就能避免。這當然與蠻力無關。事實上，不論男女，衹要呼吸正常，四肢輕捷而有適當的準備，爬起山來，定可稱心如意，無虞心慌意亂或跌斷骨頭。

做一個爬山者，第一必須備有良好的平衡力。假如你是一個高樓遠眺就會頭眩的人，那你最好不要想做個爬山者。所謂平衡力，并不單指靜止的平衡。你應知道怎樣在你前進的時候，分配全身的重量的對銷地心吸力，同時又宜用最適度的氣力前進，把你自己送到另一個堅實的地點。換言之，你必須能夠達到正是所要達到的地方。

如果爬山有任何具體的形式而可被稱爲「技巧」的話，那末這就是在動作中平衡的適應保持。同其他技巧一樣，它衹能由不斷實習而得發展。有了實習，它的效率能到驚人的程度。近年來巴伐利亞新派的爬山者，就這樣在阿爾卑斯山及喜馬拉雅山上達到難以相信的高度。他們究竟怎樣僅覺手脚越過層巒疊嶂，實在不可思議。但是，和一切相同，它能做得太過度。現在正有不少死了的巴伐利亞人，他們的方法是被稱爲「自殺的爬山，」其實爬山是很安全的，假使你有正當的警戒，而決不嘗試非你能力可及的任何事情。疏忽或無經驗，往往是爬山致死之由。這兩點是爬山者所應切戒的。

適當的器具亦很重要。除了堅牢的衣服，和底緣裝着鐵齒圈的鞋子（不是高靴）外，還當包括冰斧，繩索，長鐵釘和圓環等。冰斧柄長可及腰。斧身鋼製，一端似刀狀，一端削尖。它的主要功用就是把山巔所積冰雪鑿成階梯狀，以便上進。

爬山繩由軟韌的馬尾剌麻或細麻製成。普通用者，長約一百呎至一百五十呎。有人當它是萬能索，往往依畀過甚。其實它衹是一根繩子，而不是保身的法寶。假如運用不謹慎的話，它反會招致殺身之禍，因爲這根繩把爬山隊的每一個人同他的同伴聯在一起。要是事前未採取適當的警戒，一個人失足下墜時，其餘的人會跟着他跌下去。

然而，在運用得當的時候，這根爬山繩

會給予無價的心理上底幫助，使爬山者能夠冒險爬往本來不敢去的地方。爬山羣就結在繩上，打上不會鬆開的活結，——別打死結，在突然遇到重力時，結會抽緊而感覺過分的不舒服。當爬山進行非常困難時，每次僅限一個人前進，其餘的團聚在一起，拉直繫住那在爬行的人的一段繩，同時應隨時準備防止他的下墜。這種方法叫做「皮雷」（Belay）它的成功有賴於爬山羣全體的合作。

偶然，你會到一個不能獲得堅固立足點的地方。你就須用一隻長約六英吋的鐵釘，釘的一端有一大孔眼。把這鐵釘敲入岩石的裂罅內，另外用一個長卵圓形的環鈎住釘端的大孔，再把繩索穿入那環。用了那環，就無需解開繩索把它穿入釘端的眼孔中去。然後再把你自己縛住，在不能用「皮雷」的時候，你往往可用這方法，安全站定在峻峭易滑的山巔上。

有許多事情該注意的。你要安放全身重力的地方必須穩實，踏上去時，不致跌下。許多山巔上的岩石非常鬆動，稍一震激就易裂碎。在爬行的時候要審慎地移去附近的碎石，這可用身子把它挪去，或用繩索把它牽開，否則跌下去時會打中下面別人的頭顱的。這聽來好像是忠言諫勸，但正因為我自己往往逃開這種飛墜的石頭，我知道這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

決不要把巨石自山頂滾下。當然，眼看大石下墜崩裂粉碎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但你可不能知道下面有沒有人上來。舉個例說，有一次葛立夫斯和其他兩人爬上哥羅拉陀司尼夫的北部山面，山頂大石崩下，險些送命。這是山巔有人不小心犯了大錯的緣故。司尼夫山北部山面素以難爬著稱，所以山頂上的人想不到在那時候會有人在那邊，因此闖了大禍。幸而葛立夫斯機警得脫，像勇敢精兵一樣，繼續前進，完成初次從北路爬上司尼夫山的壯舉。

或許爬山中最可觀當然亦是最驚人的場面是「垂繩下山」。這是用繩索套住突出的山岩，或用釘鈎住繩索，把繩兩端墜下，達到底部，然後拉着繩索漸漸蕩下。

一旦你能熟習爬山的各種門徑，你會開始明白為什麼他種運動，可能除了滑雪以外，不能滿足過激的爬山者。阿爾卑斯山是他必到之地，但是慢慢的他發現在美國西部山脈上反而大可一顯身手。而且有許多地方從來無人到過，要是能夠第一個爬上山巔，那是非常榮譽的。美國又有許多山峯，——一向未經測量，并且足跡未到。這確是爬山者做開路先鋒的好機會哩。

（譯自 Country Life
原著者 David Lavender）

××× ×××

××× ×××

西印度羣島海行見聞（三）

C. S. Forester 原著
祁信達

六　探尋向西行的水道

這夜，特立尼達島西岸的潮流把船隊安穩地北駛到黎明，每人都可以清楚地望到前面有些什麼。橫在他們海程前面的是一連串海岸峻峭的小島，其間有狹隘的水道。

「這些海峽比了昨天經過的『蛇口』更其狹仄，也更其危險，」上將看了海灣形勢說。「你以爲稱之爲『龍口』好嗎？」

「將軍，這名字很貼切。」李區說。

「我不能保證可以冒險穿過這海峽，」上將說。「我想向西行駛，試探在島的另一邊可否找到一條較安穩的路線。」

但是向西行駛只有淺灘，橫在船頭前面的是一片低綠的海岸。晚上，上將下令拋錨。

「李區，我想明天派一隻舢板出去，」他說，「在島的四周探尋一條向西行的水路。我極願意你肯去。

幾個貴族都在傾聽。一圈人自動嚷着要加入。許多眼睛望着李區。

「謝謝你，將軍，」他說，不敢違拗命令，只得勉强接受重任。

不多一會，茄西亞很秘密和李區說：「我可以加入爲探尋隊員之一嗎？」

「還有許多人從未登陸過，」李區乘勢說。

「是的，」茄西亞回答，帶着一點和解的笑意，「但是我願意再去一次。」

「你記得你從前發生過什麼事情嗎？」李區說。他不要茄西亞在此一隊中；他有點怕。

「我記得。但是——」

李區知道拒絕了會使他惱恨，就另一面說來，現在也是給他一次忠誠服務的機會。這比和他結爲冤仇好一點。

「如其你去，你肯常和我在一起嗎？」他說。

李區費了極大的力用長官的口氣同這傲慢的年輕人說話。因爲就二人力量而言，茄西亞好扭轉李區的頭頸像扭一隻小鷄

一樣。但這是給他唯一的一條路了。

「肯的，」茄西亞說。

所以茄西亞就成爲登上舢板的二十人中間一個。明天黎明，他們離開「聖名」號駛向綠色的低岸。

陸地的北面沒有河道流出的跡象；南岸山坡漸低，衍成一片平整的綠色海岸。李區命水手頭目亞沙利亞（Osorio）向南駛去。海岸又低又平，幾至不能分辨何處是海邊，何處陸地開始。後來，發現一處海水灌入陸地。舢板隨着水道緩緩駛入。在一個短距離之後，水道分開。亞沙利亞把住舵柄望着李區等待命令。

「你看向那一面走比較有希望點？」李區問。

亞沙利亞聳聳肩胛，表示沒有意思。

「那末，我們向右駛行吧，」李區說。

海峽立刻又分開來，李區走向北的一條水道；這水道又分開一次，這次他走向南的一條，這樣走，爲了要儘可能的避免駛入望西行的河流。這些僅是主要的海峽，還有不少小的水道自其中分出。

海岸近旁的樹林裏發出蒸氣，他們可以聽到無數生命的聲息。打槳的人有伴侶互相幫助，舢板繼續向前行駛，海峽漸狹，木槳可以碰到兩岸的植物。

「這裏無路可以通達旗艦，」亞沙利亞說。

「是的，」李區同意着。

他們退回重取舊道，船上的人爲了白費勞力，發出抱怨的咕嚷。

「我們要再試一次，」李區大聲的說。「上將借重我們發現一條水道。」

「我們離海約有三『里格』了，」亞沙利亞說。「但並無淡水可以裝滿水桶。」李區給他一提，忽然想起，把一隻手浸入水中，提起嚐嚐水滴。水味新鮮適口。

「我們已在一條河中行駛！」亞沙利亞向李區說。

「是的，一條大河，」李區回答。

一條闊度有四分之一哩的河道，李區想。他們先前費力行駛的無數水道都是這河的分支。他想起波河（Po）的不少港汊，費了數百年的勞力築堤防止泛濫。他看見倫河（Rhone）的許多入口，也聽到過萊因河與尼羅河的入口。這裏必然也是一個三角洲，由此推論，可以動搖自己的幻想。他們在探險的決計不是一個小島，有一條大小與埃波羅河（Ebro）相等的河，就至少有與亞拉岡（Aragon）相等的陸地。或許更其要大一點。最後，這裏也許已達到亞洲陸地。

不過還有一點不對。李區記得威尼斯人馬哥波羅關於亞洲諸國的描寫，關於大酋長的宮庭，他的財富，艦隊和軍備的紀載。假如此地就是亞洲大陸，軍隊必定開拔到此處來，征服這個興盛的國家，兵艦也必沿海岸開駛過。當然陸地上不會只住幾個稀少的裸體的西印度人，他們對於金屬既一無所知，却有價值連城的珍珠。如其大酋長的艦隊不曾到過此地，必定因爲這裏不是亞洲大陸的一部，或者不接近亞洲。這就是說世界是大得超過任何人想像之外，上將的估計是錯的，他們從未到過印度。

這是一種危險的思想。以前也有人這樣懷疑過，在第二次航行時，上將逼每個人宣誓相信古巴是亞洲陸地的一部，如有人不以爲然就要把他的舌頭割掉。

「我們要否登陸吃一點東西？」亞沙利亞問。

「不，」李區想了一會說，「讓我們在這河內再向上游行駛一二里。」

再用力行一程也許又要把他們駛入大海，解決他們一切疑慮。舢板在新的水道中繞着一個大灣曲的河岸緩緩行進。彎曲連綿不斷，河岸邊一列是金黃色的沙灘。幾個巨大的灰色動物在那裏晒太陽；聽到了打槳的聲音，那些動物擾動一下，滾到河裏去了。

「鬣蜥，」茄西亞回答一個伙伴的問語。

「這是又嫩又鮮，像雞一樣，」泰品亞說。許多人都向沙灘觀望，現在這羣動物都已逃完。

沿着第二個彎曲行進，河的景像大變。在遠方，河的上游，他們能看到岩石和浪花。他們已駛入急流。

「我們要登陸了，」李區失望地說。他是想一步步深入這新的神秘的陸地。

舢板裏的人們上陸，預備生火燒東西吃，李區與亞沙利亞沿河走去，看急流到何處爲止。但這水程顯然不再能行駛舢板，於是就回來和生火的人一起。

「他們在打獵，」亞沙利亞看到。

在舢板與他們之間的半路，有三隻大東西躺在沙灘上晒太陽——大概是鬣蜥。六個人偷偷地跑近沙灘，茄西亞很顯明的戴了一頂耀目的帽子，領先走着。李區望見一個人蹲下來，瞄準着弓箭，聽到一陣弓弦的響聲。

事情展開得很快。二個動物向河中逃走；茄西亞帶了一條繩索跳過去，把第三隻套住。那野獸把尾巴轉動，嚇得茄西亞趕快逃跑。另一個人拖住繩的一端，勇敢地拖起來。

李區和亞沙利亞跑去看這有趣的事情。但李區給那鬣蜥瘋狂的兇猛嚇得不敢向前。這是沒有害的蜥蜴，不過有一噸重的猛

力。牠的顎部非常可怕，一條尾巴也是厲害的武器。李區記得曾經聽到，和在書上看到關於尼羅河裏的鱷魚。雖然牠的左前腿已經深深的中了一箭，牠還可以很猛的抵擋八個人的力量。

亞沙利亞從腰間拔出一柄利刃，奔到前面。蜥蜴突然轉動，把繩索一端的人都嚇得倒退。同時，那野獸看見了李區，直往他前面衝來。李區正在向那獸的一雙小眼睛看得出神，這眼睛還顯出很兇猛的樣子。他的心在跳；他知道如其就此逃跑，要給他們作戰的人看不起的。所以他變更逃跑的心思，拙劣地衝到前面，拔出刀來在那野獸的頭上亂斬，刀鋒在頭骨上響動。他斬了三次；一枝箭嗖的經過他身旁射去。

突然這鬣蜥轉了幾轉，背朝天，露出白的肚皮。這東西發瘋般蜿蜒了二三秒鐘，李區又向牠斬去；茄西亞在他旁邊，也用刀斬着，李區看見灰白的肚皮裂着一條殷紅的創口。那動物再反身過來，後腿伸着，他又斬了數刀。刀鋒過處，鬣蜥發出一陣顫抖。李區很滿意，他的力氣都用在這一擊上。這東西變成殘廢，一塊肌肉給繩索拉下來，掉在旁邊。許多人都趕上前去，那東西即死於刀鋒之下，臨死還是張着口在咬。

「天啊！」一個人看了那些出汗的人說。沙灘滿染着血漬，蜥蜴死在混亂的沙上。「茄西亞說起，那些西印度土人也殺死這東西嗎？」

「他們殺死的是較小的，」茄西亞回答。

「你說你吃過這東西的肉？」另一個人問。「這東西有陣惡臭。」

這確有惡臭，他們的鼻空間聞到來自這屍體上的奇臭。「這很像尼羅河畔的鱷魚，」李區說。於是大家都在談論着兩者的頗有相像之處。

「你們看那後腿！」賽脫蒲耳（Setubal）說。「我看見李區用刀一擊的。那動物的後腿已齊肢體割下，僅靠一塊表皮聯在一起。」「那是很好的一擊，」亞沙利亞說。

他們以新的尊敬看着李區；他覺得在日光下有點面紅，但在法庭中的經驗使他的言語緩和下來：

「諸位，殺死這條鱷魚是我們大家的力量，幸虧有了箭把前腿射成殘廢。茄西亞的勇敢才能把繩套到牠頭上去。還有許多聰明的人在適當的時候把繩拖起來。」

他們之間又起私語，同意李區的稱頌。這是奇怪的，一些小事使那些有血氣的年青人都服膺於他的勢力之下。

七　女人的爭奪

有一個水手望見一隻獨木舟順流駛來，李區走近河邊去招呼這船；獨木舟緩緩駛近，擱在沙灘上，五個土人走上岸來。他們穿着白色的棉織品衣服，下面繫着同樣質料的帷裙。他們很美觀，皮膚作青銅色，長的直頭髮披到肩上。

李區特別注意到他們看見了白種人並不驚奇；他們舉一舉手作爲招呼後就跑來看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衣服，武器和鬍鬚最使他們細細研究。他們站在一起很羨慕這舢板，很驚奇這舢板的式樣和構造。他們自己的破船只是一塊木材造成，船離水面僅只三吋。

他們帶着神奇的感嘆着這死去的蜥蜴。茄西亞走過去指給他們看。「是叫鬣蜥嗎？」他問土人。他們只是看得出神，茄西亞把語調變化着問這個字，「是叫鬣蜥嗎？」「是叫鬣蜥嗎？」

他們的面上露着瞭解的神情，他們加重否認的語氣。

「鱷魚，」有一個人說，於是再指指樹上說「鬣蜥。」

「吃鱷魚嗎？」茄西亞問。他指着屍體，於是指自己的嘴，再擦擦自己的肚皮。對方仍舊表示出不同意的手勢，他們把鼻子揑住，裝着鬼臉。

李區把舢板上帶來的東西送幾樣給他，搖一隻鷹脚鈴引他們。對於這種贈品他們表示敬畏和歡喜。李區輕輕敲着一個土人的金屬領口，看去像黃金做成，西班牙人早在西印度人來時看見。李區用啞劇表示對於黃金鍾愛，指着地平線像是問他們的樣子。西印度人立刻指着南方說了不少話和做了不少手勢。李區聽到一個字——「規寧（Guanin）」

「規寧？」他問。

「規寧，」西印度人指指領口說。

他們知道這字就是西印度人稱黃金的意思。李區並未向他們索取，三條領口已送到他手中。這種沒有受過文化的年青人天性肯把陌生人所需要的東西送給他。有一個人又在做着啞劇，指指嘴，指指全體西班牙人，於是做着一個大的手勢指着河對面。

「他在請我們去吃飯，」茄西亞說。

李區點點頭。他們把舢板自停泊的地方推出去，跟在獨木舟後面駛去。小舟行到三角洲地方，立刻轉入一條支流，這小河又引到一條較闊的河面中，那裏生長着不少樹，樹根都露在水中。另有四隻獨木船停在河邊，一小羣西印度人站在陸地上歡迎他們，男女小孩都有，有的穿了棉布帷裙，大多數人裸體。許多人看見異客光臨，非常高興地談笑着。

一種慶祝的行列開始了，裸體的小孩奔在前面，成人手引着西班牙人在後面。原來在陸地上的人互相高談，顯然在講着那些

陌生人會做的特別事情。

現在天差不多已晚。有人把兩堆火撥撥亮，成爲明亮的火燄，西班牙人都請坐了。食物來了，是一席豐盛的晚餐。有魚與水菓，黃色的玉蜀黍麵包，灰麵包，和一種不熟識的烤肉。

有一個狀貌尊嚴的西印度人比他們同伴較高，像是領袖，站着想講幾句客氣的話。費了不少力他才明白西班牙人要知道這地方的名字。

「巴力（Paria）」酋長後來說。李區繼續作着手勢的談話，漸漸地他很費力地知道這些水道僅是一條河的一部份，一條大河名叫奥利諾可河（Orinoco）

「規寧？」李區繼續問着。酋長即喊他的村人來。他們忙碌了不少時間，不少人帶了許多黃金的飾物，都放在李區脚邊——有兩條領口，還有幾塊形狀不一的金塊，最大的和一棵胡桃大小。

「那少女身上有珍珠，」亞沙利亞說。

「我想去要一點，」李區說。他走去碰碰這手鐲。酋長說了一句話，少女即把手鐲除下放在他手中。又拿來不少珍珠，在李區脚下已堆着一小堆財富。

在一圈火光之外的黑暗裏，發生了什麽事情。西班牙人的圈子中人數少了幾個。突然有一個女人尖聲叫喊着，李區的心沉了下來。茄西亞在火光裏很奇怪的看着他，亞沙利亞在旁看他怎樣措施。土人很緊張；什麽事情似乎都得等他來解決。他知道在不多一刻，可以發生一場血戰。他慢慢的站起來，正在這樣做，一個女人奔向火光這面來。她直趨至一個西印度人的懷抱中。還有立刻看見，兩個人影，賽脫蒲耳和馬萊脫。

「這是爲了什麽？」李區問。

「我先找到這女人，」馬萊脫惱悻地說。

「你找到她？」賽脫蒲耳辯護着。「她一小時前就答應我了。」

「這是謊話！」

他們的手按着劍柄，說謊就可招致流血。有的人幫賽脫蒲耳，有的在馬萊脫一邊。不多一會可以有十二柄劍相會。

「馬萊脫！賽脫蒲耳！」李區趕前來喊着。兩個人望着他看，他們的身體相對着右脚伸出，劍拔了出來預備交鋒。

「手離開你的劍！」李區怒喝着。迫切的時候使他的聲音發生威嚴。他們躊躇了一會，於是李區搶步上前，他們才結束這傳奇劇式的姿勢。

「你們眞傻，打給一百個西印度人看嗎？」李區說。「現在他們奉我們爲上帝，如其你們相打起來，他們就要怎樣想法？」一些

修辭學的訓練應使李區的談話更舒婉一點，但是他從沒有這樣急切地想把這爭持的案件勝利解決。「女人們如其知道你們為了女人要爭吵，肯輕易還就你嗎？」他說時帶着一點懷疑，這種粗厲的語調是否適宜。「想想你們自己吧。假如有一個天使到西班牙來游歷，你得請他吃飯，你肯嗎？如其這位天使和尊夫人在一起，給你捉住呢？那怎樣？」

他說到這裏笑着，是一種最激動的聲音。

「我們不必再做這種無益的事，」他說。最後他不畏艱險地採取權威的處置。「現在已到睡覺的時候，我們要睡在一起以策安全。水手靠近火堆睡。隊員睡這裏。茄西亞，你有權管束這些性躁的少年。留心有無人在夜間跑出作戕害自己的事。亞沙利亞，你和水手一起睡。」

授權一切與茄西亞是大膽而成功的動作。茄西亞不願明說他這人不能服從李區，予以職責，他才服了，當然在必要時他能夠打，李區不能做到如此。這種單純的授權以及茄西亞的相助，也造成奇蹟。船上的年青者已有一個印象——也許李區不曾知道，自從拔了刀第一次抵抗這條受傷的鱷魚後，他們對於他的威權已不敢發生異議。

李區在這新的海岸邊探險了四整天，這期限是上將支配給他們的，李區發現一條通西部海洋的水程。這種低濕的三角洲組成延長有數哩之長。每處有一小羣一小羣的西印度人，人人都予以熱忱的歡迎。舢板中都裝滿了贈品；每個村中都罄其所有送給他們陌生人。——除了黃金與珍珠外，還有麵包，水菓和奇異的可吃的東西。

但也有困難遇到。太陽蒸着這羣探險者，雨打濕打們，虫豸叮咬他們。小動物自衣袖中爬進人體，把啄深深的刺入皮膚，刺得太深了，竟至想退出來時，頭部與身體已脫離關係。

在這種汗出如瀋的晚上，還有更惡劣的事情。有一次黎明，亞沙利亞推着李區的肩膀使他驚醒。李區隨着亞沙利亞的指示望去。在兩碼遠的大帆蔭掩之下有一個水手睡在那裏，裸着一條腿和脚。有一個灰色的動物一動一動的躲在他脚上。因為光線不明，看不清楚，不過這東西似乎醜陋而兇惡。水手的腿牽動一下，那東西撲着翅膀倒在地上。李區奔過去用力一斬，翅膀不再扇撲。

這是一隻蝙蝠，有闊大的翅膀，張開了口露出閃光的尖齒。這種險惡的形像使李區發怔，那動物橫倒的地方有一堆血，就足說明牠方才做些什麼工作。牠太貪食了，以致動彈不得，不能飛在空中。水手醒來因流血過多，面色灰白，但他並不覺得痛苦。

八　已有數船珍寶等待裝載

上將仔細地聽着李區的報告，望見了黃金與珍珠眉花眼笑。

「這是一片廣大的土地，將軍。河道很大。」李區說。

「你說河道，就是指兩個島中間的海峽嗎？」

「將軍，是河道。」

「附近並無陸地可以容納這條大河。」

「將軍，我們發現一條河，西印度人稱謂奧利諾可河」李區說。

「西印度人所作的手勢常易引起誤會，」上將很和善的說。「在這一方面請你相信我；我經驗充足，所以知道。讓我們再聽點別的事情吧。」李區講起在近水的樹根邊看見不少蠔。

「好」上將說「這就是珍珠的來源了。柏拉奈（Pliny）曾論及此點。他說起蠔在水灘上張開了殼候天上露珠滴下，於是把露珠凝固爲珍珠。」

李區沉默着。他不敢冒險受到斥責，講起西印度人曾告訴他們，珠子得自另一種蠔，這種蠔只在深水中才能發現。突然他覺得上將的話是對的，他記得在「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中曾經講起這點。柏拉奈不會錯。李區恐懼地在胡思亂想的深淵之邊上回來。於是他講到這沒有窮盡的潮濕的海峽，和曾經探訪一條水程可是毫無結果。

「這樣說來，你以爲船隊想通過海峽是不可能的了？」

「是的，將軍。」

「於是我們冒險要行『龍口』的水路了。我們此時無暇探險。我希望我的弟弟已把殖民地治理得井井有條，而且已有數船珍寶等待我們去裝載。」

上將的弟弟白塞羅茂‧科倫布（Bartholomew Columbus是上將僅有的數個心腹之一。他以總督（Adelantado）的權力當然可使殖民地的情形改觀。但是李區知道此人必須有極大的能力和勇氣，才可以在探險者造成的殖民地上建立起一個有秩序的政府。

「將軍，如其厄司判約拉的情形頗佳，」李區說，「我希望你組成一個新的探險隊去探訪此地其他部份。」

「我也希望如此，但要做的事情很多。」上將傲慢地說，他的眼皮垂下來，遮掩了藍眼睛，這個人感到疲倦了。

「但此地有太多的地方須去發現啊。」李區說。

「不錯，」上將興奮地同意着李區的意見，他說時面上含着光彩。「我已在呈報皇上的報告書中說起。這人間天堂，這產金的

聖地，這青春泉——我非常高興你和我在一起，李區，來一一發現這許多地方。」

李區並不想在斐迪南皇帝前報告這些現象之存在。他又走到甲板上感到抑鬱與憂愁。他放棄探險這塊奇異的新地是勉強的。他要知道這海峽有多長，前面有什麽海洋。他感到一點激動，當他想到站在這塊新地上的脚是第一個來自歐洲的人。他深深地感到這河流不會流到另外一島，却是引入一個新的，前所未知的大陸。這是一個瘋狂的理論。恰和上將的意見相反，一個危險的異端的理論。假如有什麽方能確定他們在地球上跑了多遠：是否已有三分之一的行程，如上將的理論所述；或如他瘋狂的猜想不錯，船隊已行了八分之一的路程，有什麽奇蹟可以使他們知道此刻在西班牙的加迪斯（Cadiz）是什麽日子！

他知道沙漏計時器在十星期的行程中可以有一星期的遲緩。在德國聽說有種精巧工匠製造機器，報告的時刻一天只有一小時的相差。如其有一個奇材異能的人能發明一種更準確的機器，一天只差一秒鐘，這問題就解決了。但決不會希望有這種奇蹟的製造物得到的。遼闊而更科學化的意見在李區的腦海中浮起。假如可以用一艘船在海底敷設一條弦線，自加迪斯以至西印度，只要有人在一端扭動機括，可使他端知道中午的時間！這是絕對不近理想的，李區對自己說。三千哩的海洋把西班牙和西印度分割開來。這是不能以任何理論作橋樑的一個峽谷，沒有一個人在一處能說出另一地方是什麽時間。

九　駛入聖度明各河口

明天早晨，他們駛行在「龍口」的中央海峽。這是頗感安慰的，上將在商討船舶運用法的問題時，可以看到他的態度有極大的改善。他不再像一個容易發怒的老紳士，風濕病也像沒有了，在甲板上踱步時宛如一個年青人，隔了洶湧的海水用高而清爽的聲音向小帆船的船長發出命令，很容易傳達到。

這段水程相當危險，在這條不知名的海峽中，風與浪打擊在小小的船隊上，可是上將偉大的措施把船隊安全地通過了。於是陸地在後方，李區覺得「聖名」號的船首已在大洋的洶湧中翻騰，且聽到在船底發出的非常動聽的水聲。前面橫着大洋，厄司判約拉島在遠方。

船恢復了正常的速率後，李區對於上將所取的新路線感到懷疑。厄司判約拉至少二百「里格」路之外，現在從此處出發，船將行到實在的什麽地方，上將自己也不知道。（李區却知道很詳細）李區對上將雖然很信任，但很可以想像出他們已迷了路。他

們也許在數星期的搜尋厄司判約島時將鑄成大錯，糧食與淡水將感缺乏，如其船隊幸而不致觸礁，疾病決然要蔓延了。

他的預言與日俱進。每天正午，上將在甲板上艱辛地用觀象儀測量太陽的高度，到晚上量北極星的高度。李區觀察所得，觀象儀的輪擺，因船身震動，震盪周率無法約束；而且在月白風清的晚上，地平線還是糢糊不清，就可知道計算的錯誤。他在和上將的會談中表示他的懷疑。

「五天之內，」上將說「如其風力不變，在我們行程中不遇到尚未發現的陸地，我們將望見厄司判約拉島。」

五天之後，守望者在桅尖報告有陸地在望。上將跑上甲板來。

「李區，你看正如我所預言的一般。」

「將軍，這是厄司判約拉嗎？」李區大膽問。這問題使上將蹙額，兩道眉毛聚在一起。

「當然！」他的聲調驚奇甚於憤怒。他不以為李區會笨得再懷疑。船隊逐漸駛近陸地，可以望見，李區見他的眼睛，在蓬鬆的白眉下很急切的探望着。深陷的藍眼睛用力想看個仔細。

「李區，」上將說「我的航海術是錯了。」

「我聽見將軍說這個感到苦痛，」李區說時，等待他承認望見的陸地是尚未發現的。

「這必然因為潮水流得比我預計的更急，」上將說。「我們在聖度明各（San Domingo)下風五『里格』之路。」

「只有五『里格』！」李區驚奇地說。這是奇蹟！

「船在下風行！」上將怒罵着「在上風駛行三十『里格』可以改少遲延的日子。」風濕的腿使他在甲板上行路艱難。他有點憤怒。

「但是將軍，」李區辯正着，「我們離開威德角（Cape Verde）已有七星期之久，那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末一處已發現的陸地。七星期的航程只差五『里格』！這是奇怪的。」聲調中的熱忱與驚奇是這樣純正，上將竟為之感動。

「李區，你這樣說法眞好，」他說。「但是我很急切地要抵達聖度明各去。我要去看我的弟弟，還要聽取他的報告。金鑛現在應該完全發現了。我們派遣去的三條船，我要知道是否已經到達。我很心焦，李區。」

船隊在轉換航向，想向上風這面行駛，一羣貴族拉了李區談話。他站在他們中間有點特別，他覺得和那些人在一起有點不大自然。

「為什麼會遲延的？」泰品亞怒氣沖沖的說。「我們不會行近一點陸地了嗎？」

「我們在轉蓬，」李區解釋着。聖度明各在向風的一面。」

他們望着他莫明其妙。雖然航海已久，他們之間沒有一個人懂得一條船是怎樣行駛的。馬匹，鷹準，獵犬，他們知道的。因爲這些他們從小就被敎導過；但沒有一個人會像李區一樣，對於引起他注意的事物就要想法學習的好奇心。

「聖度明各有多遠？」茄西亞問。

「五『里格。』」

「我們今夜不會到達嗎？」

「也許不能。但到晚上如有風吹向陸地，對於我們有幫助。風大該會有的。」

「李區，你是一個航海能手，像上將一樣，」茄西亞望着他很奇怪的說。李區轉向對着他。「你不大贊成上將這樣神奇的航海者吧，」他說。「現在活着的水手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直接地使船隊行駛到此地。」

就在此時，望見有一隻獨木舟向他們駛來，有一個穿了粗布服的西印度土人打槳而來。他攀緣到「聖名」號的甲板上，人人見了一嚇。他原來還帶了弓箭。這西印度人在西班牙人衆目睽睽之下，自己尚未好好的站定時。上將就問他弓箭何處得來。允許一個土人帶有弓箭的危險對於衆人是了然的。

「勞爾頓（Roldan）給我的，」那西印度人說，他略爲能講一點西班牙言語。

「勞爾頓！」上將嘆息着。「是那個法官嗎？」

「是呀，我們的友人，」西印度人自負地說。「我把弓箭射擊不好的西印度人。我是基督徒。」

他低了頭，雙手叉成十字的樣子。圍繞在他四周的人笑着，像在看一個猴子戲一般。

「總督——就是我的弟弟在那裏？」上將問。

「在鎮上，」西印度人說，指着海岸，表示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他不是勞爾頓的朋友。」

「不是勞爾頓的朋友？」上將憫然地重複着這句話。

「不。他在戰爭，勞爾頓在戰爭，西印度人在戰爭。」

西印度人露齒而笑，像一個思想簡單的人一般。他的一種姿態比他生硬的西班牙語更其雄辯地描畫出一幅島上血的鬥爭的情形。有人在背後聽了他的話吹着驚奇的口嘯。

「但是爲了什麼？爲什麼？」上將怒詢着。西印度人又笑了一笑，想把情形解釋明白。但是在他言語中聽不出一點意思來。

「把他帶的弓箭解除下來，」上將很粗率的命令。「把他擱在一邊。船長，把船換方向行駛。」

午後傍晚，他們駛入聖度明各河口，逆風疲勞地行駛已有二整天了。那裏有一所木築的敎堂矗起一個方塔。敎堂近傍有一堡砦——僅只有壕溝木柵，胸牆等簡單的設備而已。但是對於那些沒有武裝的簡單的民族——只有他們是可能的侵犯者，却是一座不能攻陷的要塞。在水邊，十分清晰地可以見到有一座絞架，上面搖擺着二個屍首。

「天啊！」有一個貴族以眞誠的態度訴說着。「到達了一個基督敎的國家是多麼的好！」

十　望見岸邊掛在絞架上的屍體

聖度明各城牆裏響起一陣砲聲，數圈白烟，海軍上將科侖布嚴肅地站在「聖名」號船尾上，望着對港自己的城市。在衞城上面，斜輝照耀在盔甲上發出閃光。一小隊人已坐上船駛出來歡迎他們。

但是李區的眼睛越過小船，望見岸邊絞架上掛着的屍體。他們是否是東印度人還是西班牙人，他疑慮着。他的思想跳到另一階段，想未來將成爲什麼樣子。

最先領導的一艘船立刻駛到船上的旗號是一面白色的盾形紋地的旗，中間顯示的是上將用的武器，這就是表示上將的弟弟兼代理人，該島的總督已經駕到。白塞羅茂・科侖布上船後用尖銳的目光向四圍巡視一周，予人們初時的印象是和他哥哥狀貌極爲相像，但他的身材更其厚實——魁梧而略有駝背。濃密的髯子中掩不住闊大的下頦和粗厚的嘴唇。他的西印度夫人跟着上船；她耳上掛了珍珠，珠間與鬆散的頭髮上也是珠寶。她穿了藍色天鵝絨大氅，但並不能掩住她細長的赤裸的身體。

在船上的衆目昭彰之下，弟弟與哥哥吻着；總督向他哥哥鞠躬之前，上將與這婦人簡單地說了幾句話。於是白塞羅茂拖着科侈布的袖子指那岸邊——顯明地岸上有什麼已完成的工作需要上將立刻來注意。上將瞥見李區站在傍邊，招手喚他過來。

「白塞羅茂，我要介紹博學的那雪索・李區先生給你。皇上特命他幫助我處理行政上法律方面的事情。」

「是一個律師唔？」總督說，把冷冷的目光看了他一下。「我們需要一位行動的人甚於一位懂得法律的人。」

「我希望這樣，總督。但我是奉了皇上的特令而來的。」李區並不受他容色威嚇的影響，他的答覆很清楚地表明他地位之强固。

「哥哥，請你來，」白塞羅茂大聲地說。「快要晚了，又要讓西印度人偷跑了。要去聚集他們是難的。」

他們登上守候着的小船，駛向岸邊。船很快的駛到海岸。李區和別人都搖動了一下跳上岸來，那西印度婦人提高了大氅跑在旁邊，她喃喃地和他講什麽話。

「請你再說一遍？」他要求着。

她突然用不成熟的西班牙語重複她的傾訴。「救救他們，先生。請你救救他們。」

她說時面上露出可怖的焦切，她的面色和她的情緒一樣嚴重。

「我要盡力而行，」李區小心而疑慮地說。

「試着同他講講，同上將講講。」

「這裏就是要造碼頭的地方，」總督同他的哥哥講。

「我以爲早已建造好了。」上將用寬大的語調忠告他。

「如其那些西印度懶狗只要肯工作，碼頭早可造好。但是他們願意尋死。我親眼見他們情願死在石礦中不願工作。我所能得到的一份黃金與棉布就造了教堂與衞城。我們每星期要拋去百多具死屍入大海。」

他們已走到海灘盡頭，城鎮就在前面，約有一百多所棕色小屋，用木材與樹葉蓋造。他們由一條小巷穿入空曠的廣場時，酷熱的空氣中響起二個喇叭的聲音，接着是一陣號砲。廣場中密集着約有五六千赤裸的西印度人。西班牙人穿着顯明的甲胄，逐一向他們倆行着敬禮。

在一處清楚望得見的地方，矗立起十六根高大的火刑柱，每一根柱上有鐵鍊條和柴薪。正對火柱搭起一個臨時天幕其中列着坐椅，上面旗幟飄揚。李區感到一點寒冷，因爲他對於火燒有種不合理的厭惡——他見得火燒的事情極少。他看見這西印度婦人的顫抖。他的目光與婦人相遇時，她隱隱有懇求的意思。

「儀式現在就要開始，」總督說，用絕對嚴肅的姿態把他哥哥引到中央的椅子裏。

「白塞羅茂，我不喜歡這種事情，」上將說。「我常以爲他們是不會傷害別人的人民，這事情必要執行的嗎？」

「他們是墮落的異教徒，」一個高大的修道會托鉢僧說。他是常常隨侍在總督旁邊的。「上帝的法律規定他們應當火焚。」

「我聚了五千西印度人整天在此，教他們目擊這事，」總督說。「假如我讓他們白白跑開，影響將如何？」

「但是如其讓我來恕宥他們呢……」上將說。「他們做錯了什麽？犯罪是否已經確定？」

「他們在受了洗禮之後，」修道僧解釋着，「非但還是墮落到崇拜邪神的路上，而且火燒教堂，搗毀船隻。」

「他們反抗黃金的分配，」白塞羅茂說。「這時很好的機會讓他們領略一點敎訓。那些看火焚的人，可使他們知道觸犯了我們的怒火，將受怎樣的處置。」

衞城上響起一陣平均的鼓聲。李區覺得必需立刻阻止此事。他不敢直詢敎堂規條，只能懇求他們稍微仁慈一點。

「就上帝正義的利害得失而言，可救的生命共有十六條；收師先生，這不好嗎，救了十六個人可使更多的人信服？也許節省了十六條生命，衆人同聲感戴，都願信奉上帝。」

「或許」修道僧說「或許我們這樣示弱，將有更多人淪入地獄。」

「關入土牢還不夠懲罰嗎？」上將問。

「不夠，將軍。他們必須火焚，他們的靈魂才可拯救，這樣，才可使別的千餘個靈魂不致墮落和消滅。」

儀仗列隊行入方場。一個佩了十字架的托鉢僧前導，接着十二個西班牙人擁着犯人前來，用刀尖戳着迫他們前進。犯人的手都反綁了，穿了黃色犯衣，衣上塗抹了炫耀的紅色。有一個人見了火刑柱尖聲叫喊，二人倒在方場的塵土間扭曲着，被衞兵踢了才站起來。在李區旁邊的西印度女人也發出高聲呼喊。她踉蹌於上將和總督之間，在他們面前跪了，激昂地喃喃訴說着。

「不許響安娜卡娜，（Anacaona）」白塞羅茂說：「你們倆——快把女人帶到我的屋中讓她留在那裏。」

兩個西班牙衞兵把安娜卡娜拖開方場四周有低聲的啜泣，和犯人連續走近火刑柱的鐵鍊聲相混和。有十四個男犯，二個女犯。火把一堆一堆的燒着。

李區違心地看着前面看到有一個人想把脚移開一些正在散發的火燄。他把視線轉換，站在上將椅子背後望晚來的天色。但他不能把鼻空塞住，不去聞一陣陣吹來的焦氣；也不能把耳朶閉着，不聽那充溢在廣場裏的可怖的呼喊。他覺得有些昏暈和不舒適，如犯罪一般感到壓迫。

十一　沙科叛亂

明天早晨，李區覺得萬分疲乏。這晚上前半夜，已有一次長時間的辯論，關於勞而頓率領了一羣不滿現狀的人，另外建立一個敵對的殖民地的謀叛事件。事情一點也沒有解決下來。後來李區就沒有好好的睡，一半也因爲新環境的奇突，火焚可怖的回憶，整夜有成羣的蚊蟲圍繞着作祟。

現在，總督府邸，會議重新開始，科侖布全族人都出席——上將穿着最精美的衣服，白塞羅茂，還有兩個儒弱愚蠢的小兄弟，

傑姆與約翰・安東尼（James & John Antony）會議剛要開始，有一人脚上戴了踢馬刺大踏步進來，叮噹作響。他的面色瘦黃——李區近來看見的新的面容大都如是——但是他態度帶着沉着的嚴肅。

「將軍，西印度人又在謀叛，」那人報告。「這次極其嚴重，今夜在沙科（Soco）約聚有二萬人。」

「你怎樣知道的，勒士？（Ruiz）」

「我的一個西印度女人告訴我。西班牙人中只有我備馬，所以我星夜從堡砦趕來報告。那些西印度人已經燒死嗎？」

「燒了。」

「這就是原因了，那末這消息已散播出去。」

「我們立刻要出發，」上將說「使那些憤激的可憐蟲平靜下來。」

「哥哥，讓我來鎮定他們，」白塞羅茂說。「他們需要一次尖銳的教訓。」

「我禁止你用暴力，白塞羅茂。你要儘可能的對他們慈悲為懷。」

「我正想這樣做，」白塞羅茂兇暴地回答他，這對於李區很明白，上將對於他的殘忍和倔强的弟弟很難約束。「假如我容許他們可以對我們的威權謀叛，黃金與棉花的分配將如何？哥哥，五分鐘前誰在告訴黃金的缺少？和言善語決不能令他們工作。只有死亡的威脅，才可以驅使他們去工作。傑姆，擊起戰鼓，把教堂裏的鐘也響起來。」

上將喊李區至一旁。「你必要和我弟弟一同去。我犯了討厭的風濕病，既不能行路，更不能騎馬。此地更無我信託的人。」

白塞羅茂是一個行動堅決的人，不到二小時已組成一隊遠征軍，在酷熱的白天，四百個人開步出聖度明各城。勒士和六個騎兵跨馬先行，作為先頭部隊。接着是一長列穿着皮外套的——砲手，弓箭手，矛兵，還有佩刀持槍的四十個水手。白塞羅茂・科侖布和四十個穿着甲胄的馬兵殿後，李區勉强聽從了上將的命令，和他們雜在一起。

在他們的右邊是大海，左邊是向天空聳起的高山，從底下到山頂是一片生動的綠色。他們前面橫着一大片平原，從山麓橫展至海濱，碧綠而茂盛，處處有叢林縱橫着。這裏可以看見不少的牛羣，四年前第二次探險時帶來的幾匹牛現在已經繁殖了這許多！隨處有開墾的田地，西印度人在此種植五穀。這裏就是著名的萊諾斯（Llanos）平原。

勒士和他的騎兵反覆在近傍望見的村落中搜索，但每個村

中的村民都走空了，於是每次只見一陣烟升起來，勒士們的火把把小村燒爲平地。

「那些西印度人到那裏去了？」阿維拉（Avila）咆哮地說。「在一二天內你卽可見到幾個，」老練的羅頻（Robion）回答。「他們大概預備在沙科附近作戰。但是他們打起來像一頭羊，你可以用劍一起揮死六個人。」

「那末他們不值我們一擊的？」

「一個西班牙牧童要比他們十個大人來得危險點。要我們到了，他們才會知道戰爭的利害！」

「那麼我到此地來專爲奪取功勳的！」阿維拉厭惡地說。

晚上，勒士和他的同伴們趕了一小羣牛到營幕中，亮着柴火。牛肉放在樹枝叉成的火架上炙着，這就是老輩所常稱的牛羊火烤。

這一天是一個陽光很好的日子，明天可下着大雨，把每人的皮肉都浸濕，雨水無情地打入皮外套的領圈中，再掛到皮靴統中，騎兵的膝間都有一褲袋的水。步行的人把脚踝埋在泥淖，馬脚沒入泥中，僅露距毛。那夜，他們紮營休息，離堡砦還有十哩路，三條河道。

「黎明就出發，我們正午可到沙科，」總督說。

新合美有限公司

本公司創始於公元一八九八年專營出入口各種貨品麵粉罐頭等自廠出品旗標天理標赤白衛生菜油唇標油清猶標天理標發粉上等潔白廁紙各號精美紙袋兼代理太古巨輪直透岷鼓總行設在馬里拉埠民倫洛港邊門牌一九一號至二一三號並設分行于怡朗宿務後黎牙示備各省

Importers
Exporters
Shipping Agents
Manufacturers Representatives and Manufacturers

DY BUNCIO & CO., INC.
Established 1898

Cable Address
"Dy Buncio"
all standard codes

Main Office
Manila
191 213 M. de Binondo

Branchs
Cebu
Iloilo Legaspi

歐美采風記（五十二）

沁明女士

米蘭的歷史相當的複雜，在紀元前一千年時，已被戈爾民族（Gauls）首次克服，紀元前六百年又為伊屈斯根人民（Etruscans）所據有，好像是那時候開始築起城牆廟宇來。過了兩百年，又被戈爾人奪回去。到紀元前二二二年羅馬人到來，米蘭遂變成一個大都市，可是不久又幾經滄桑，直到朗吧時代（Lombards）被封為該郡的郡主（Duchy）在各大主教的統治下，才漸漸的恢復以前的繁榮。

八點鐘到達了『花城』弗羅蘭斯（Florence）步下火車又祇見一座極宏偉摩登的車站，全是鋼骨水泥造成的，連坐人的石櫈也是安在牆壁上的，所有的電燈都用反光照射，既光亮且舒適，南陀極得意的向我們誇耀說：『這個便是法西斯蒂主義的成功！』弗羅蘭斯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個名城，坐落在費歐梭里（Fiesole）山谷中，架於阿拿河（Arno）的兩岸，土地肥沃，花園中有不斷的鮮花，田野間有豐富的五穀鮮菓和菜蔬，所以就被稱為『花城』（city of flowers）。繁盛區在河的北面，河上架有四條大橋，城內最重要的教堂是聖瑪利堂，於一二九六年便開始蓋造，還有其他許多教堂，都各有其特殊的『法寶』，對於藝術上的供獻，特別豐富。本地的美術館和各種建築，更是名震全球，藝術家到弗羅蘭斯，猶之唸佛的人朝名山寶剎燒香拜廟，是一樣的誠摯。同樣的是信徒們都預備去叩頭瞻仰的，所以弗城的繁榮，一大半靠旅客們帶來的金錢。本城的工業也是藝術化的手工技藝，如首飾上的寶石，如舖地的花磚（mosaic）如瓷器，如編草，如織造綢緞呢絨，如燙花皮，如大理石擺設等物，其出品也大都為遊客所買去，作為遊歷的紀念。

弗城是個古羅馬城，紀元前五十九年是羅馬全盛時代帝王凱薩（Julius Caesar）的駐兵之地，嗣於封建時代傳到教皇的手裏，從此便變為教皇與歷代帝皇相爭的要點。弗羅蘭斯的人民非常强悍，雖然擁護着教皇，可是很早就具有獨立的精神，又善於經商，組成商會，非但能夠逼迫附近的人民來歸附，並且常常同鄰近的城市挑戰，叛離皇室，自成一國。國中的行政大權操之於八個代表的手內，詩人坦丁（Dante）是八個中的一個，後來意見紛歧，內鬨不已，可是商業上的地位非常鞏固。弗羅蘭斯經過了首領們的提攜，便成為藝術及文學的中心城。到一四三四年，梅迪契（Medici）當權，經過差不多一百年，弗城的藝術便登峯造極，無與倫比。接連產生的名畫家雕刻家，不勝枚舉，他們都是文藝復興

時代的靈魂，後來可惜衰敗下去，至一五三二年併歸於都斯卡尼（Tuscany），一八〇八年屬於法國，一八六五年復改屬於意大利，直到一八七一年還是意國的國都呢。

我們被指定在彌勒佛旅館（Minerva）居住，這裏的來往過客，多半是英美人，英文很能通行的。我們的房間佈置得也不錯，傢俱都很摩登，行李剛放下，修便要照幾張相片，因為匣內所剩的一捲快完，一口氣將牠拍掉，可以免得明天在室外陽光下面換片子。他從各種角度來攝影，不留神向裝置在牆上的梳粧台上面一靠，猛不防噗隆一聲嚇我一跳，但見梳粧台固然和牆壁脫離了關係，就是修也跸了一交，行裝甫卸，就闖下這禍來，幸而照相機却沒有受傷。

晚飯後我們已經覺得很累，可是湯夫人興緻很好，要南陀陪我們出去看夜景。弗羅蘭斯是一個美術之城，沒有普通都市內所謂的熱鬧區的，雖然小酒店很多，却沒有跳舞的所在，湯夫人並不因此滅興，到一家酒店內請南陀喝鍾酒，碰杯互祝康健，彼此頗形歡洽。我們走了幾條狹小的街道，兩旁全是高牆巨廈，推想氣候炎熱時，當可以遮擋太陽，因為意大利的夏季是很熱的。走到一家禮拜堂外面，在黃昏時候看那牆壁同鐘塔，全是黑白相間，如同看了顏色一樣。末後走到著名藝術館叫烏菲齊的（Uffizi）該館外面的廣場上用反光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和四外的黑暗街道正成反比例。原來廣場的一角陳列着許多名聞世界的石刻像，其形態神情的生動畢真，處處表現出雕刻藝術在意大利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境地。各位名家的得意傑作當中有海神的造像，神話中稱為奈甫調（Neptune）神像的四週噴泉潺潺在寂靜的夜裏，發出清悅的滴漏聲。

文藝復興時代皇室的豪華

三月三十日　早晨坐定備車去週遊全市，首先看的是本城十五世紀時代的權貴麥迪契族（Medici）的教堂，麥氏非但做了幾代聲勢煊赫的民族領袖，他那龐大的家庭中也着實產生過不少傑出的人材，歷來都是提倡藝術的先知先覺者，這個『家廟』裏的建築及裝飾，便是愛美很自然的結果。禮拜堂的兩扇大銅門上，刻滿了耶穌在世的事蹟和天堂內極樂境界的故事，禮拜堂內更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地窖內葬埋着麥氏的歷代祖先，每一副靈柩上面都用寶石鑲嵌着各人的家徽，非常雄偉。四圍牆壁上都用大理石砌出圖案花紋，地面是極精緻的花磚石（藝名磨賽刻mosaic）天花板上盡是畫的油畫名作，陳列的石像多出於馬克安朗羅（Michelangelo）的雕塑，越發的覺得錦上添花，無

一處不是價值連城的珍玩，足見麥氏當時之不可一世。

繼而參觀昨晚經過的大教堂，堂的外面全是用綠白兩色的大理石鑲砌而成，所以昨晚在黑暗裏看去，好似黑白二色相間，這所教堂也是工程浩大，氣概雄壯。可是教堂我看的多了，就像吃膩了山珍海味，反而難以下咽了。倒是逛街道比較的輕鬆，不像為神聖的空氣所壓罩着那般叫人氣悶。經過一條小街，街上有一所矮小的舊屋，從前有一度曾經做過英國女詩人伊麗莎伯勃朗寧（Elizabeth Browning）的家，她和詩人勃朗寧逃開她的嚴厲父親的盛怒，離去陰霧的倫敦，來到和暖的意大利，猶其是到美麗的佛羅蘭斯來，似乎應該可以和她唯一心愛的人同過着很美滿的生活了。可惜她的身體太單薄，竟不幸很年輕的便香消玉殞了，現在這所破屋徒然供一班詩人們的憑弔而已。

出城後經過皇宮左鄰，是畢蒂宮（Pitti）美術院，這時我們的車已漸漸的往山道上去，到最高處是馬克安琪羅廣場，俯視全城房屋櫛篦，阿拿河裝滿了黃水，徐徐的流向城中去，河的當中有頂古橋，橋的兩旁東倒西歪的房屋緊擠在一堆。相傳大詩人坦丁（Daate生於一二六五年）當年在這頂橋橋堍首次遇到琵阿屈理施（Beatrice），這位大詩人一見傾心，十分愛慕，不料她終於下嫁給一位富賈，可是坦丁仍舊是一往情深，並且創造出許多不朽的名作，如『新生命』（Vita Nuova）等篇，留下千古以來最美麗的精神戀愛故事。當時有小販子拿着坦丁及琵阿屈理斯的銅刻小像兜售，修買了一對留作紀念。

繼而回到烏菲齊（uffizi）藝術館，館址十分宏偉，大理石的石級就走了一百數十層，這裏面的油畫雕刻，差不多全是造成世界藝術史裏面的光榮作品，就是學美術的生員，化上一兩年功夫，也休想研究得完，修和我對於藝術又都是門外漢，若想在一兩小時內窺其全豹，勢必如同走馬看花，潦草不堪，祇好揀那比[illegible]著名的略略鑒賞一番而已。走了一圈，回到旅館中吃飯，飯後坐大汽車去遊覽費歐梭里山（Fiesole）山上全是富豪們自建的別墅和花園。山道迂[illegible]，花草茂盛，回顧弗城，越發的顯得古雅雋逸。山頂上有一個古剎，寂寞地照着斜陽，裏面樸實簡陋，三數個和尚度着清潔悠閒的生活。樓上有一間間的小房間，大小祇可容一個人旋轉其間，裏面或置一張粗糙的木桌，或僅擺一張坐椅，或者竟祇擱一隻蒲團，是廟內和尚唸經祈禱做功夫及工作之所。他們的手工有粗陋的瓦器，銅的蠟臺，親手抄寫的聖樂書，和其他自己寺院裏用得着的東西。寺院的後廂有一方小天井，倒是花木盎然，中間的小噴泉射着細水，池中金魚往來自得，一切的一切和大自然無不十分和諧。景物雖然宜人，可是兩個小和尚青瘦削尖的臉，深黝的

眼睛，已經失去了童年時代的活潑神情，在這一點上面看來好像是大大的違反了大自然的原則了。我們藉同他們拍照為由，給了他們一點錢，因為他們不能受遊客給予的，可是小和尚拿了錢又有什麼用處呢？

寺院裏另闢一室，陳列了許多中國東西，有粗針大線的繡貨，五顏六色的山水，笙簫絃笛，水煙袋，假寶石的盆景，還有某家祖先的畫像，也把牠當作古玩高懸壁端。另一方牆上掛着一幅大地圖，上寫『中華民國天主教區地圖』，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在中國搜集的珍奇寶物，想必是那一位神父先生在我國傳教時所薈萃的私藏，帶回本國作為稀罕的骨董，同游的一行都用好奇的口吻，問我們這些可是中國的古怪東西，我們當向他們解釋說這些並不足以代表中國的藝術。

看完後下山回城，回到古橋邊下車，在街頭閒蕩，買了些皮製的小件，上面用金燙成各種花紋，又買了些大理花石做成的烟盒等留作紀念。街中有許多石刻店，裏面很有趣，雕塑的小天使和其他石膏模型，神態若生，每件都可以裝配噴泉作為陳設。此外又有許多坟墓上的點綴品，雕工極精細。我們逛了一會，到一家茶室喝茶，裏面正奏着古典音樂，全班音樂師們都是女的，可見意國音樂藝術的普及。逛畢回到旅館晚餐；湯夫人日間失去了一頂帽子，想請南陀去尋找一下，却不見南陀的影子，想來他又交上了新的女友了。

四六—二九二



菲律濱瑞隆興鐵業公司

本公司創設垂七十七年資本菲銀四百萬元總行設在小呂宋分行設在宿務納卯等埠包辦歐美價品批發零售價格公道營業種類如下

五金貨品

鋅板鐵板 鐵條鋼條 銅板銅條 鋅管鐵管 釘類螺絲 鋼索鋅線 洋灰磁磚 油漆色料 廚家用具 浴室用具 農家用具 船用器具 建築材料 機房器具

汽車機件

全權代理世界最大汽車廠美國通用摩托公司

GENERAL MOTORS

CHEVROLET

正牌「芝佛力」汽車貨車機件

A-C Spark Plugs DELCO Batteries
PACKARD Cables TRAINOR Springs
NEW DEPARTURE Bearings

機件六千餘種適合各牌各式汽車貨車之用

橡皮車輪

美國故利公司秘法精製之橡皮車輪

KELLY Springfield TIRES

堅強耐用五十年來銷行全球口碑載道

名廠代理

全權代理此下美國名廠出品

CERTAINTEED Paints
INSULITE Building Boards
KOHLER Plumbing Fixtures
NATIONAL Wall Tiles
OIC Iron & Bronze Valves
ROCHESTER Wire Ropes
SYRACUSE Babbitt Metals
TROY Chains

YUTIVO SONS HARDWARE CO.
YUTIVO BUILDING, 404-424 DASMARIÑAS, MANILA, P. I.
P.O. BOX NO. 47 TEL. 2-43-53
MANILA BRANCH: R. PAPA & MORAITA, SAMPALOC, TEL 28430
CEBU BRANCH: JAKOSALEM & MAGALLANES ST., CEBU CITY
DAVAO BRANCH: STA. ANA, DAVAO CITY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下集十一）

秦瘦鷗譯

一〇　馬福特的自白（續）

『不料有一天，惡運竟突然臨到我的頭上來了。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上半天十點鐘模樣，我的診所裏忽然來了一個女人，其時我正伏在桌子上，給另一個病人處方，我瞧她慢慢地在我桌子橫頭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總道她是一個病人，便並不抬起頭來看她只輕輕地問：「你患的是什麼病症啊？」她不就回答只笑了一笑，於是我就抬起頭來，睜大眼睛看着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來的竟會就是我的逃妻羅娜瀘司敦。

『實際上我已經完全忘記她了，這決不是謊話，因為幾年來，我差不多沒有心思再想到她了；連陶納爾特裘脫門也祇剩一半還留存在我的記憶中了。最初，我簡直想不起是她，後來她就向我微微一笑，這一笑竟使我整個的心凍成冰塊。

『「你有什麼事嗎？」我問。

『那時候，她的衣服穿得非常襤褸，正在一個叫做密昔司亞爾勃脫的家裏住着，據她自己說，已有三四個禮拜的房租欠着了。

『「我要錢，」她冷冷地說。

『「你還記得有一個叫做陶納爾特裘脫門的人嗎？」我用諷刺的口吻問。

『她聽了只發出了一陣乾笑，同時還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這樣我就知道她始終還愛着他，而他却已把她丟下了。

『「裘脫門已經走了，我們至少有兩年不曾見面」她說。

『接着她又把自己的近況告訴我，說她是怎樣的窮苦，以致不得不棲身到這貧民窟中來。我初聽倒還很替她可憐，——對於女人，我是很容易同情的。但一想起當初裘脫門出賣我們弟兄倆所得到的賞格裏她也曾分享到一部份，而且那一次我們的被捕，說不定她也出過力，後來我在監獄裏，還聽到不少關於她和裘脫門的消息，因此使我的臉色頓時就變了。我尤其不能忘記華爾脫在監獄醫院裏病故的一天的情形，他是那麼的痛苦，那麼的傷心。

『「你不用再想在我這裏拿到一個錢！」我向羅娜說：「好像那筆賞格裏頭你也拿到過一部份吧？」

『「我拿得很少。」她毫無感情地說：「實在我是應該拿得最多的，假使沒有我，你到那天所用的兩個面罩，警探是永遠不會找到的。」

『她的話委實使我聽得不能忍耐了，我便站起身來，把門拉開。

四六—二九四

『「請你出去吧！」我說。可是她好像沒有聽見一樣。

『「我要問你先拿一百鎊，」她說「這種苦的日子我眞不能再過了。」

『我沒有什麼話好說，只能呆呆地望着她。

『「卽使我有這一筆數目的話，」好半晌，我才開口反問她。「為什麼一定要給你呢？」

『「因為，」她一字一頓的回答。「如果你不把這錢送給我，那我就會立刻去告訴別人，說你是一個吃過官司的囚犯，這樣一來，大醫生，你想必也知道結果不會比現在好吧？」

『打那一天起，她便不斷的來嚇詐我；僅僅在三個月中間，我留着預備做醫院的費用，已有一大半給她取走了。而同時，我已很早定下許多床舖藥品和用具了，因為我本來是預備要在五年中間，自己創辦一所醫院的。

『如果我能夠使她離開船塢區的話，我或許還可以暫時鬆一口氣，可是我儘管每禮拜給她許多錢，希望她舒舒服服的住到西區那邊去，然而她在遷出密告司亞爾勃脫家裏的時候，仍堅持着要住在附近；寧可費了許多錢去裝修和佈置，那筆錢是十分可觀的，比我在一年裏所能收入的錢還要多。

『她為什麼不肯住到別處去呢？我最初眞是一些不明白，直到有一天，才給我想出了一個理由來。因為她相信我和裴脫門是總有一天會見面的，所以她想守在我的近邊監視着我，藉以拯救她底愛人的生命，也許她在靈感上已得到什麼預兆了。

『然而我自己却沒有這種幻想，總以為我祇有百分之一的機會再能見到裴脫門了，卽使他回到了倫敦來，也絕對不會使他走到像船塢區這樣偏僻的地帶。但世界上的巧遇也確乎不是絕對沒有的。當我初到這裏的事候，我所碰到的第一位同業就是路特醫生。——他的大名是裴脫門屢次給我說過的。因為有一次，裴脫門被判監禁二年，那所監獄裏的獄醫就是路特；我不但聽裴脫門提起過他的名字，而且還聽他形容過路特醫生的相貌和性格，所以一見就知道了。裴脫門這一次回到倫敦以後，或許也見過路特醫生了，可是我並不知道。裴脫門對於他非常痛恨，當他在監獄中時，曾經幾次為了裝假病給路特醫生發覺，因此多受許多處罰，所以他常常在罵他，而且我必須承認，有不少話是罵得很對的。

『我對於行醫的興趣越濃，那醫院裏的消費也就越大，於是我的經濟便漸漸拮据起來了。一方面我要支付許多正當的帳款，一方面又要滿足羅娜的無厭底需索。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會想起那個念頭來的，只是當我告訴老惠克斯說，為了他自己和公眾安全，他決不能再開車之後，

他的萬分難受的神態，委實使我很感動，也許我就在那時候產生了這一個動機，他差不多已經完全變成瞎子了，可是他已領了五十五年的開車執照，要他繳銷上去，心裏委實非常不願；於是我就想到要利用這一點了。一輛出差汽車是多麼便利啊？而且要假扮老惠克斯，更是極容易的事。從此我便開始計劃起來，心裏是充滿着希望。我們不是很早就聽到有一個故事嗎？一個劫富濟貧的俠盜的故事。我雖然並沒有爲這個故事所翕動，然而那些有錢的人對於我一再在報紙上在無綫電裏所發出的呼籲置若罔聞，也眞是一件十分可恨的事，因此我覺得如果能夠打他們的財產裏，搶出一部份來作爲維持和擴充我的醫院的費用，這思想雖然近於狂的，但也確是很合理的。

『我想在我動手以前，我是委實用過不少心血的，無論在任何方面，我都準備得非常周密。第一步我先上西區那邊去玩了幾夜，仔細觀察，仔細調查，以便下手。我並且還爲了保障老惠克斯起見，特地捏造出一個空虛的人物，假說他是一個不幸的犯過罪的人，所以汽車雖然開得非常熟練，非常謹慎，但始終領不到一張執照；我還弄了幾件行李去，假裝那個人要住在他家裏，這樣老惠克斯就很高興了。這決不是說他答應別人開着他的汽車出去，僅僅因爲他對於自己的獨特的個性太看重了，可憐的老傢伙，所以他願意讓有一個人仿傚着他的作風，在外面做出差汽車的生意，使他原有的勤懇，靜默和勇敢等等的性格，都能繼續在出差車夫的一羣中間保存着。不過他有一點是最堅持的，他說那個人必須鄭重立誓，無論發現有什麼東西留在他的汽車裏，必須毫不損毀的歸還原主，或交到警察局去，因爲他對於自己的過去的記錄也是最驕傲的！

『我第一次實行搶劫的經過說起來是非常可笑的，那天晚上，我先開着老惠克斯的汽車到了一家有錢人常去的大飯店的附近，然後停下汽車，鼓足勇氣走進去，就用一支假手槍嚇住了一屋子的人，很容易的打一個又胖又歡喜打扮的女人身上搶下了許多首飾來；然而那個女人是決不會餓死的，因爲在她身上至少還有價值數千鎊的鑽石沒有給我帶走咧！

『黑市裏的一班人居然很容易對付，使我毫不費力的在伯明罕和恩特華那邊，找到了兩家專收賊贓的店家，把第一次出手所得到的珠寶一起賣給他們；所得到的錢，已經足夠使我把原有的那所醫院全部改裝，並可在伊斯德蓬開辦一座療養院了。

『可是我忘記了羅娜！她不但在報紙上看到了這條新聞，而且巧得很，那一晚在我回家的時候，她湊巧看見我，只是我沒有看見她；於是第二天早上，她便立刻趕來了，要我分給她一些錢，在萬

分無奈之下，我終於給了她一千鎊。

『我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賣買都像第一次一樣的成功，而羅娜也依舊得到了她的一份，從此她便成了鄰居們的談話資料。衣飾越備越多，一個禮拜至少有三四天要坐着汽車上西區去玩個暢快，生活的舒服，可以說是她有生以來所不曾享受過的。

『可是我對於自己的行為，却漸漸感覺不安起來了，這是因為我常和一位極高貴的女士在一起的緣故；她的名字，恕我不能發表。平日我跟她很少說話，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天上的仙女，心地之純潔，品性之善良，正和我的妻子截然相反！

『關於裴脫門，我是一些消息也沒有，無論如何，我也想不到他已經囘到英國來了，而且還在無意中間，和羅娜相遇，甚至她還告訴了她自己的地址，要他上船塢區來看她。我發現裴脫門的消息是完全在無意中的，就是前天晚上，我的診所裏突然來了一位女客，她滿心以為她的丈夫正和另外一個人打架，並且已把那個人打死了，因此她的神經很錯亂，竟糊裏糊塗的對我說出了許多秘密來。她告訴我有一個人正在嚇詐她，——那就是陶納爾特裴脫門！我一聽到這句話，便險些直跳起來，想不到裴脫門居然已到了倫敦，而且就逗留在我們附近！其時我的熱血沸騰，和殺機大動是不難想見的。

『後來我才告訴那位女客說，這裏附近祇有兩個船塢裏的工人打過一次架，別的意外並不曾發生過，於是她的心漸漸安定了，忙來不及的告辭而去。但我的神經是完全昏迷了，簡直沒有法子安安靜靜的坐着想。裴脫門當初在澳洲出賣我們的一幕，重復又在我的腦神經上映了出來；我彷彿還看見我哥哥臨死時的那張怪痛苦的臉出現在我的面前，幾年來所漸漸消失的記憶，馬上全部囘復了。只是理智還告訴我，即使他已到了倫敦，我也不能有什麼舉動，何況彼此也未必就可以見面。我當然不能夠整天跑到倫敦的街上去找他。不過假使找到的話，我是立刻可以認識他的，因為他的下頷上有一條刀痕。——這是澳洲那邊一個女人所給他留下的記號，恰巧還是在我剛到梅而蓬以前治好的。（未完）

旅行雜誌　銷路最廣
月出一冊　印刷精良
刊登廣告　效力最大